

金四盗墓

《长江三部曲》之九



卡通之窗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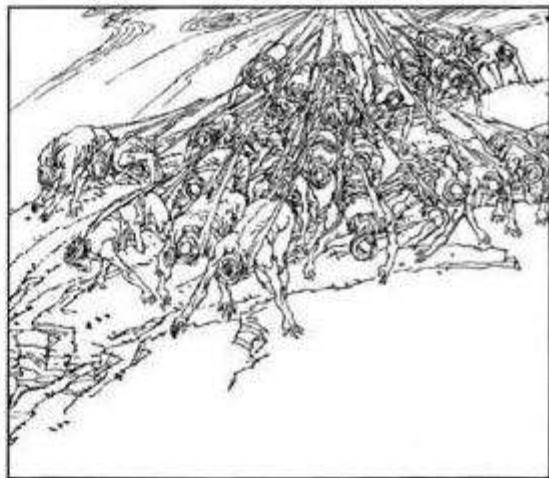
连环画《长江三部曲》之九

金四盗墓

根据鄢国培同名小说

郑桂兰 文

汪国新 画



卡通之窗

www.cartoonwin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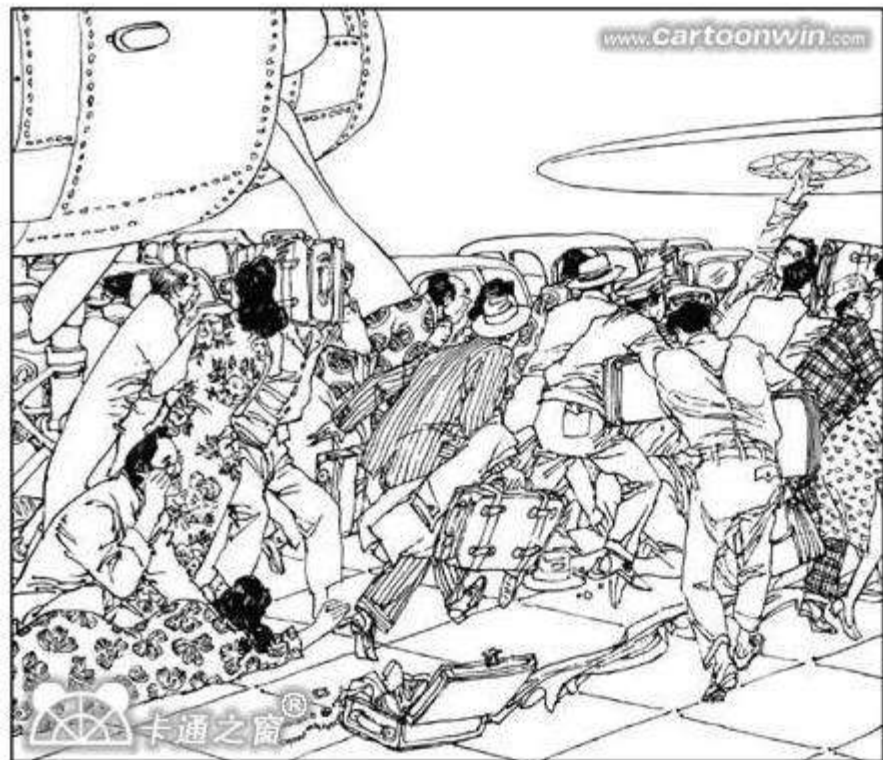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卡通之窗

内 容 提 要

抗战胜利，万众欢腾。川中避难之众逐流东下，民成轮船公司猛增巨利。有了雄厚的资金，雄心不已的陆祖福便一心开辟南洋航线，使民成船只走向海洋，走向世界，而朱佳富却热衷于私办工厂，为在家道败落中惨死的父母迁坟厚葬，光宗耀祖。金四碾房苦熬，在江湖朋友怂恿下掘坟盗宝，抛骨荒野以泄家仇，却让朱佳富买通乡丁，追得落荒而逃。该集以象征性的手法，幽默的情调，表现了封建势力在历史车轮下必然消亡的趋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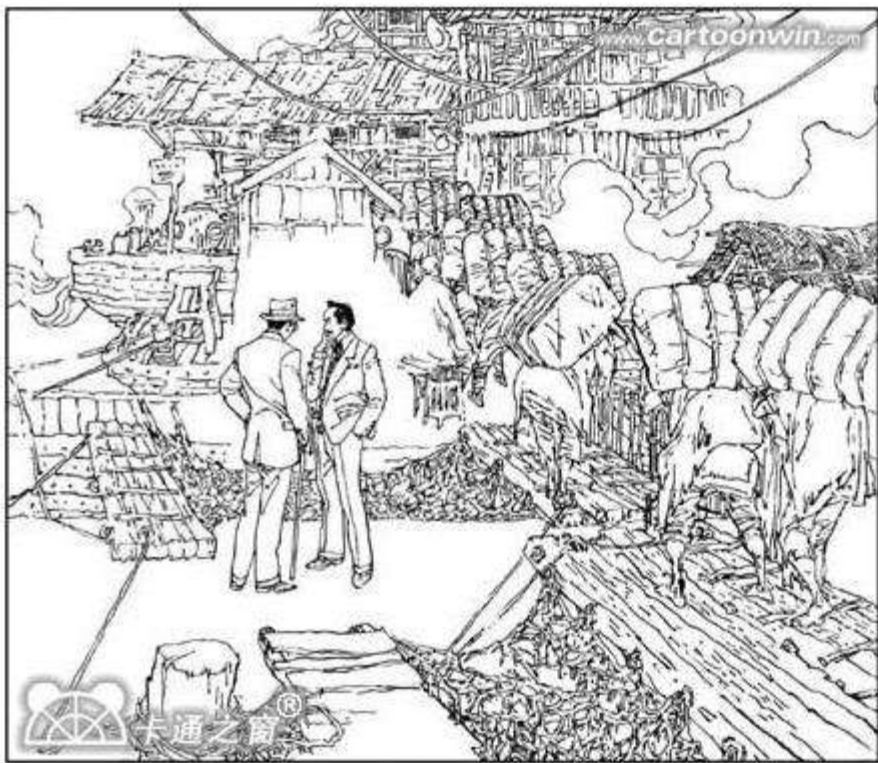
1.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，发完“国难财”的达官富商，心里长出翅膀，急飞出川，去各光复区抢发“胜利财”。





2. 熬过恶梦的下江人，苦恋故土亲眷，冒着滩多浪急、触礁沉没的危险，乘上帆船木筏，潮涌一般东下。

3. 几千万人
回归，重庆客
源便利，民成
公司的客轮船
船暴满。增添
了十几艘新客
轮，还是连顶
篷也坐满了
人。



4. 财源滚滚，总经理陆祖福常挂笑脸，忍不住向朱佳富透露：“趁此往上海发展，民成公司的菱角旗，四海飘扬之日就要实现了！”

5. 不久，政府以抗日受损名义，给招商局拨给二十几艘轮船。民成公司为保军事运输，被日机炸沉船舶最多，并未补足分文。陆祖福气得目瞪口呆，要去南京争取胜利奖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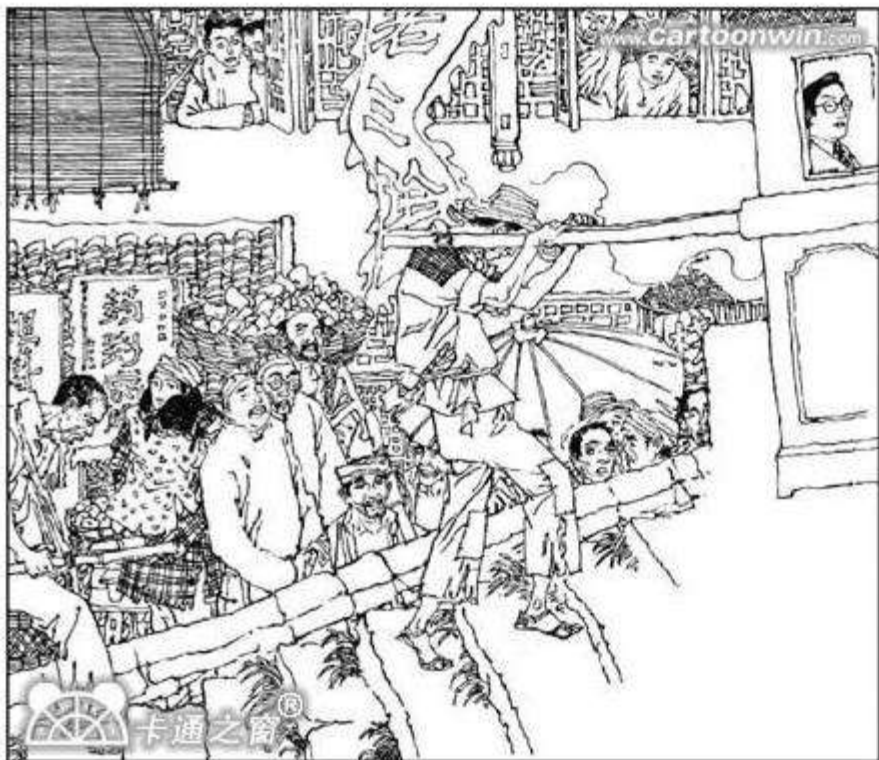


Cartoonwin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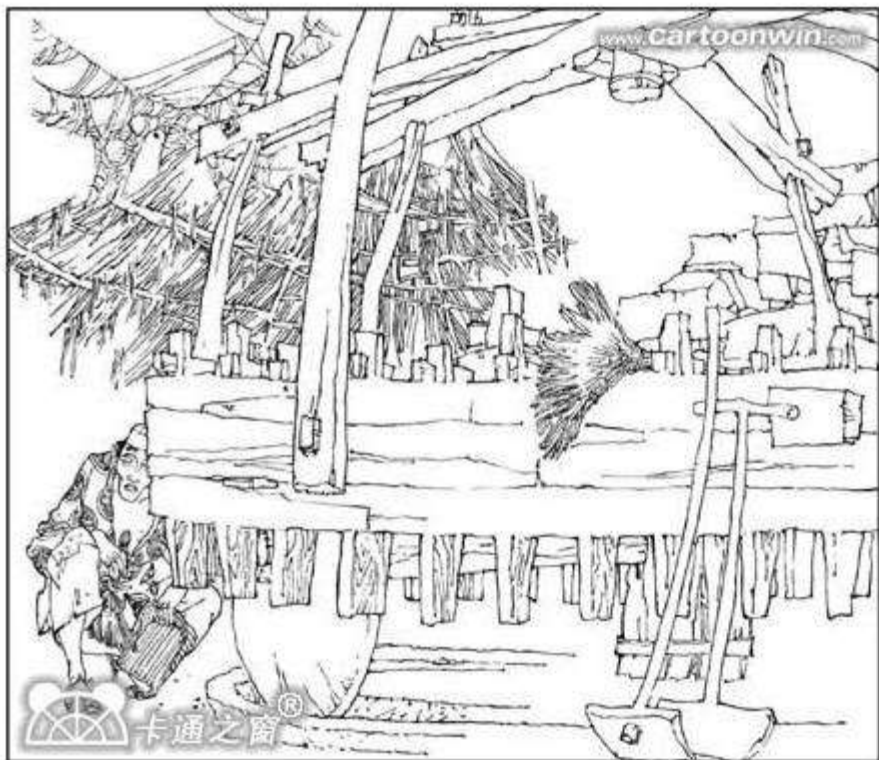
6. 朱佳富趁他外出，衣锦还乡，为家道败落中惨死的父母迁坟厚葬。



7. 当初朱佳富家破人亡，告贷无门；如今囊中丰厚，迁坟铺排得沸沸扬扬。他感慨万千，不由泪洒荒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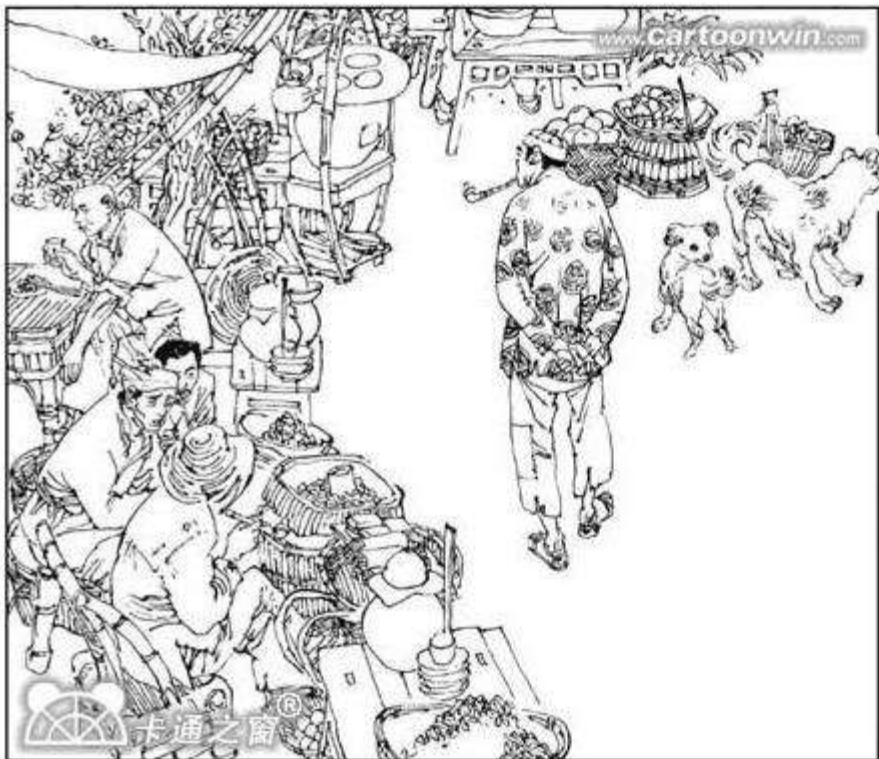
8. 这事震动了家乡石牛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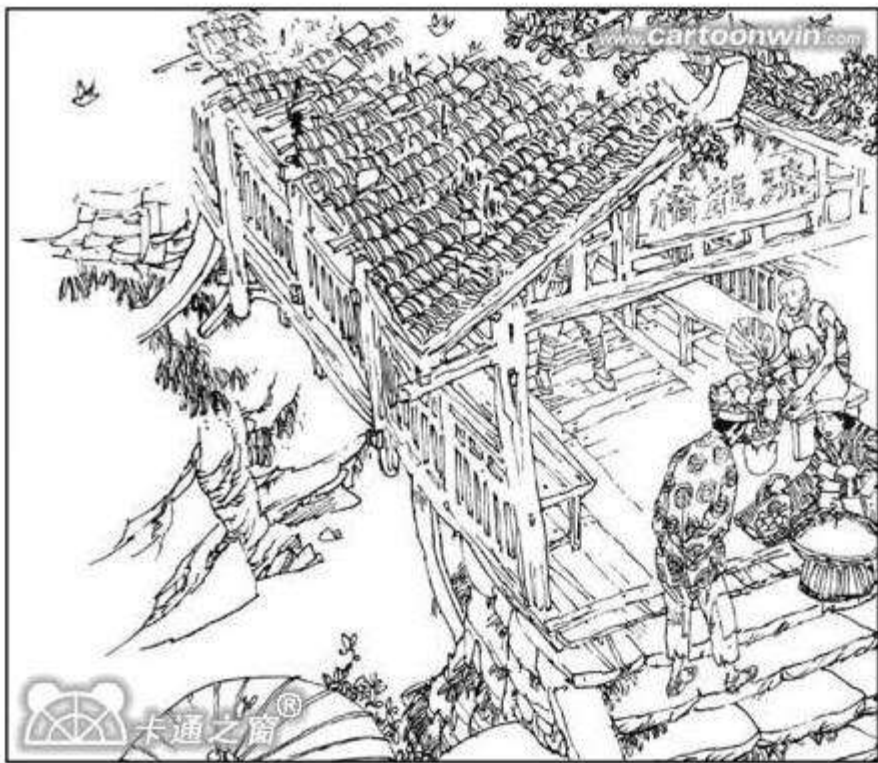
9. 破落地主
金四风闻此事，恨得直牙痒痒。他曾是川东首富，被朱佳富施美人计将万贯家财敲榨殆尽，落得在碾房苦熬。

10. 一会儿，金四又想开了，蹬上茅草鞋自语道：“摆啥子阔？先严下葬时，比这阔多了。哼，当稀奇！”他沮丧地看看红日西沉，想出去谋点口食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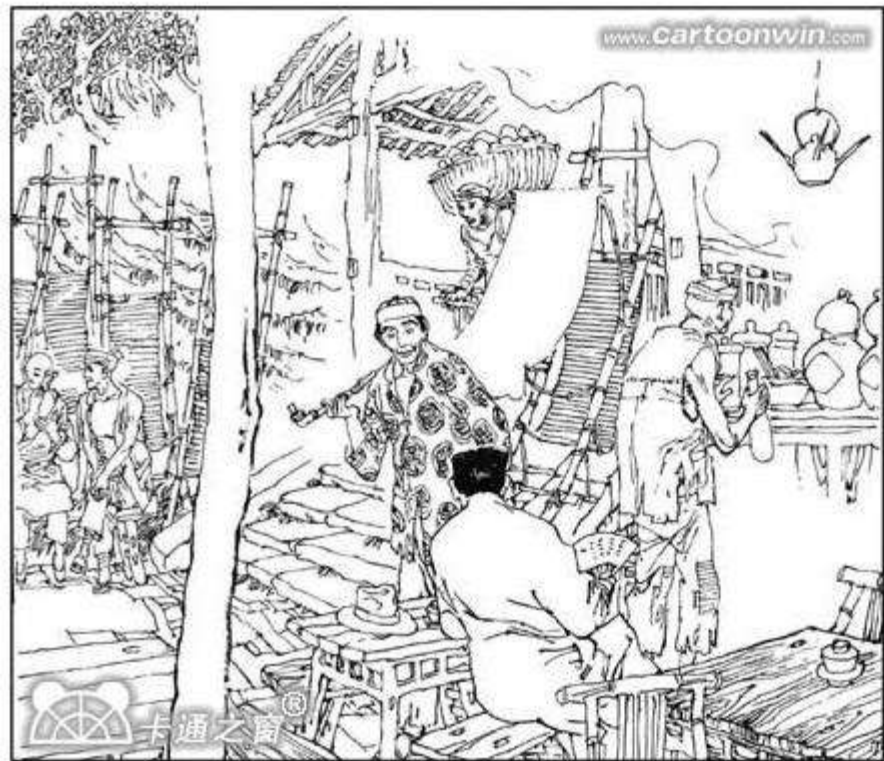
11. 济龙桥头小摊贩，多是先前金家佃户。金四这种地步，在别人面前也要晃着碧玉烟嘴，以示富贵。他一摇二摆，见无人注意，听大伙惶急议论：“三丁抽一。”“国仗打完打内仗啦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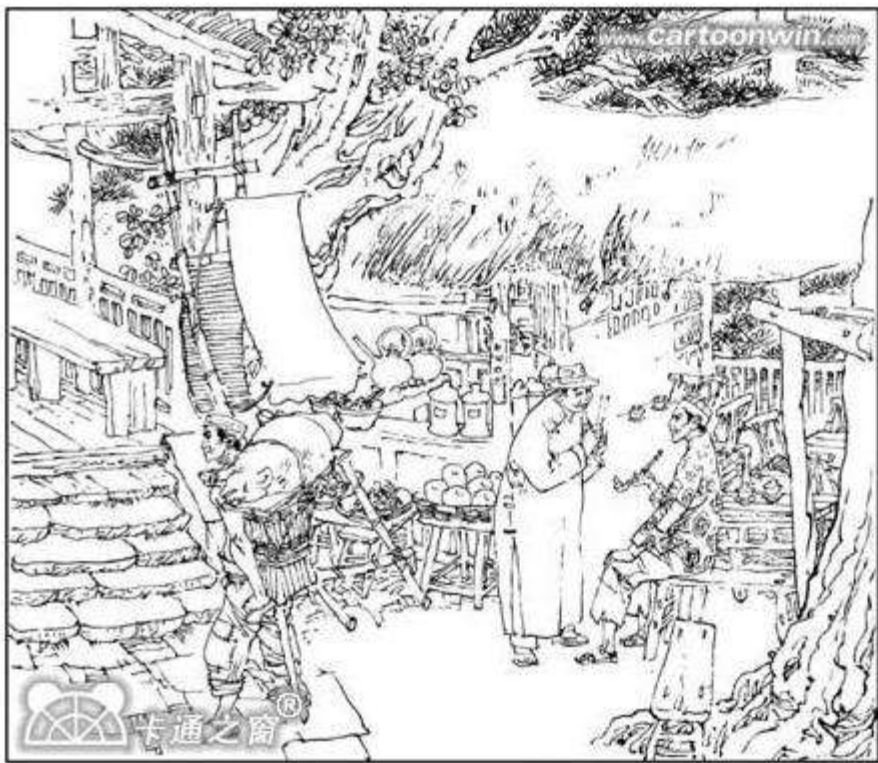


12. 金四走了一阵，见桥边有个卖蛋的，正欲上前搭讪，卖蛋的慌了手脚：

“啊，金四少爷，我找隔壁关家二妈借了几个鸡蛋换盐。看，卖不脱，只好还关家二妈去。”

13. 金四正觉扫兴，茶水棚歇脚的胖子惊叫：“这不是……哈哈，故人相逢，请你喝杯窖酒，赏不赏脸？”金四美滋滋正要搭腔，胖子又问：“你家熊管事成了显赫的大绅粮，又是区长，常关照你吧？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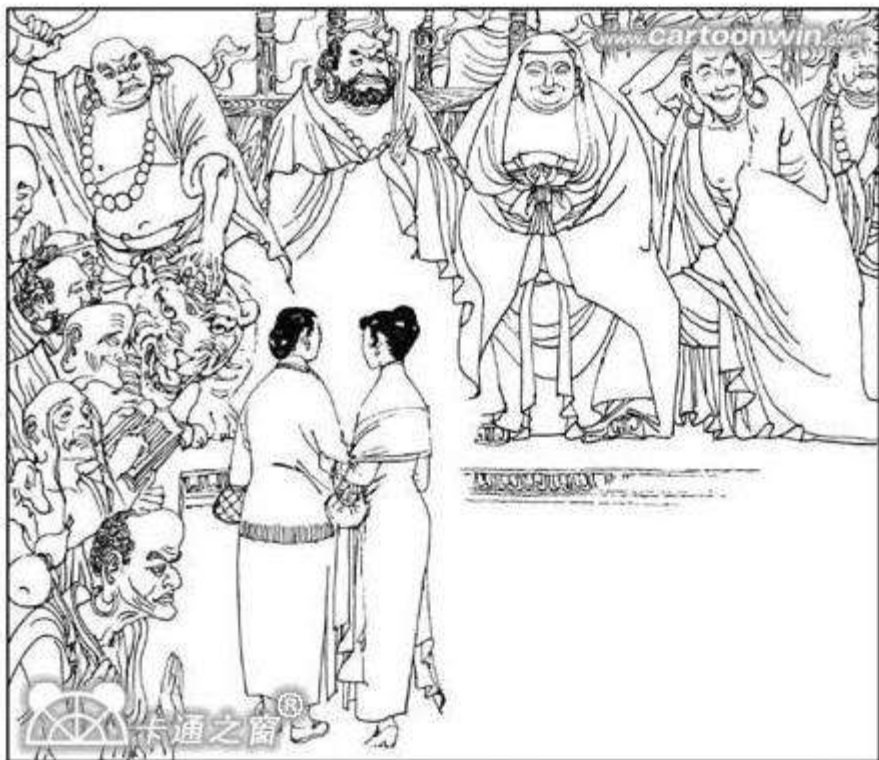
14. “哼，这龟儿撑红吃黑，忘恩负义，哪把我放在眼里！”金四叹息道。听说他们断绝了往来，胖子吆喝轿夫：

“走，快赶路！金四少爷，改天请你。”酒没喝成，反撩动了心事，金四更加恼恨朱佳富。

15. 陆祖福从南京失望归来，又闻知朱佳富迁坟之事，不悦地说：“看来，孔夫子在中国是打不倒的！朱先生留学英伦，也如此看重儒家的‘孝’字。”



16. 无数宝物陪葬入土，朱佳富的妻子杨宝瑜也郁郁不乐。高太太从旁开导：“佳富光宗耀祖，孝心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


17. 这天，高太太约杨宝瑜散心。杨宝瑜问：“高伯呢？”“别提啦，他清晨白早，就去较场口开啥子政协成立会，听说有特务，他也不睬起。”高太太埋怨道。

18. 杨宝瑜听了心里咚咚直跳。原来她阿弟也去了较场口。她暗暗担忧，却安慰高太太：“伯母放心，庆祝大会是十几个团体发起的，全市都张灯结彩，像高伯这样声望的国民党元老……”

19. 话未说完，佣人匆匆跑来，惊惶报告：“出事了，较场口电话，高……受伤了”。杨宝瑜和高太太不约而同地“啊”了一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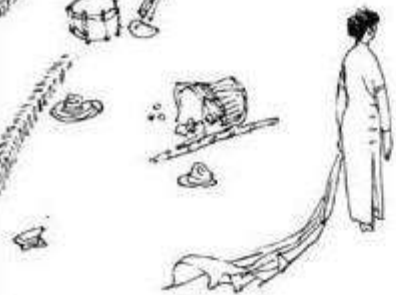
20. 在杨宝瑜空虚的心灵中，上帝和宝生的份量远比朱佳富重。上帝毕竟缥渺苍穹，阿弟才是她尘世中的精神寄托。她一路哭泣，跌跌撞撞往较场口奔去。

www.cartoonwin.com

21. 较场口已
罩上一层阴霾
....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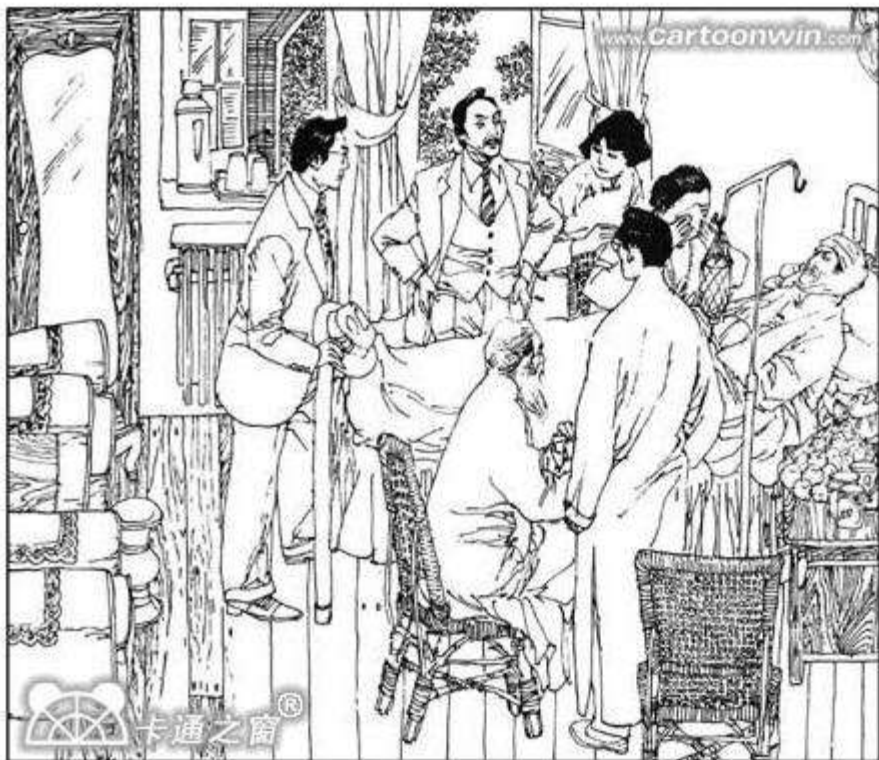
22. “阿弟，
阿弟啊……”



23. 宝生果然被特务打伤，送进了医院。杨宝瑜见阿弟昏迷不醒，心如刀绞，哭着祈求：“医生，快抽我的血，给他输血啊！”医生解释：“太太，他没有生命危险。”

24. 宝生渐渐苏醒，朱佳富赶来探望，尔后说：“怎么能在平民医院，马上换仁济医院。”一直不答理他的杨宝瑜，这才含泪点点头。朱佳富想：看来这次马屁拍对了！

25. 高伦的头也被铁尺打破，腰部扭伤。他悲愤地说：“政协会议协议墨迹未干，他们竟践踏民主，纵容特务公开制造惨案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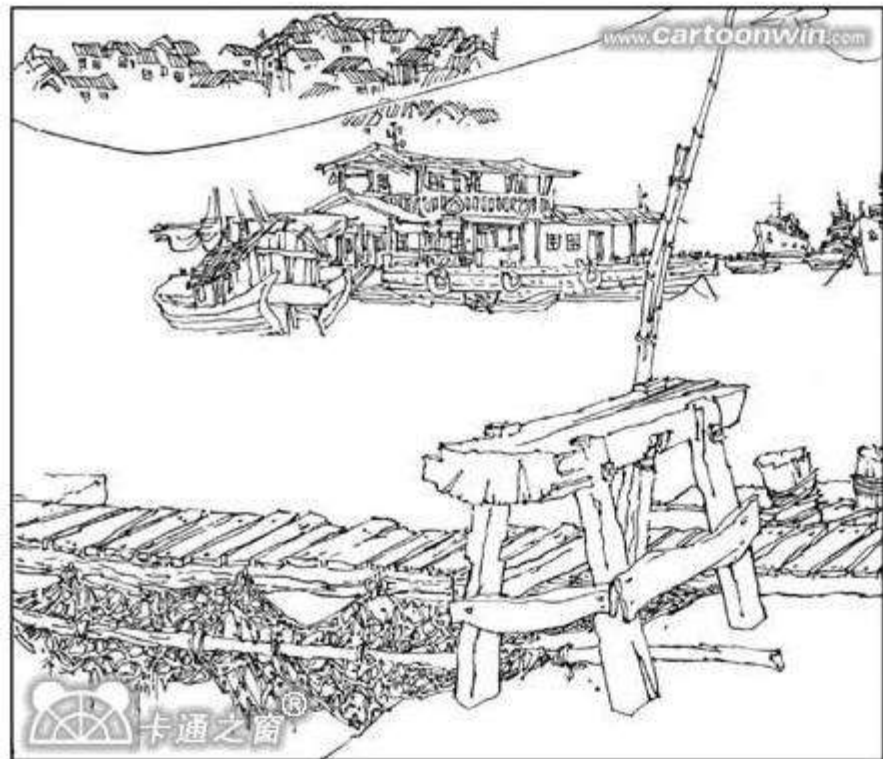


26. 陆祖福也是大会主席团成员，亲眼目睹特务冒充军乐队，捣乱施暴，连郭沫若、马寅初也不放过。他颓丧长叹：“满以为两党合作，我也好发展航运业。哎！存心不让人过伸头日子！”

27. 内战愈打愈烈，物价越来越高。重庆海员联合大罢工终于爆发了。民成公司的智囊们熬红了双眼，也一筹莫展。



28. 昔日繁忙的码头，变成这般光景。



29. 大批军火、壮丁难运出川，当局三令五申，要民成采取镇压手段，恢复运输。公司股东有的主张安抚；有的同意镇压。历来办事果断的陆祖福也举棋难定。

30. 工潮难平，朱佳富无计可施。警备司令部孙处长找上门来，要他们配合逮捕煽动罢工的共党。委派接待的朱佳富想：目前共党声势浩大，美国也明显厌蒋。若站在警方一边，恐有政治风险！

31. 他在政治上
一贯采取平
衡，何况两党
相争，胜负莫
测。他心生一
计：不如给共
党卖个顺手人
情。

32. “孙处长协助我们平息工潮，敝公司配合责无旁贷。只是今天已来不及，请宽限一下。”朱佳富说着，递上了一叠钞票。



33. 朱佳富送走孙处长，迅速找到高伦。他知道高伦与共党关系密切，便有意无意地说：“警备司令部马上就要抓船员中的地下党，唉！把我们船上的骨干抓了咋办罗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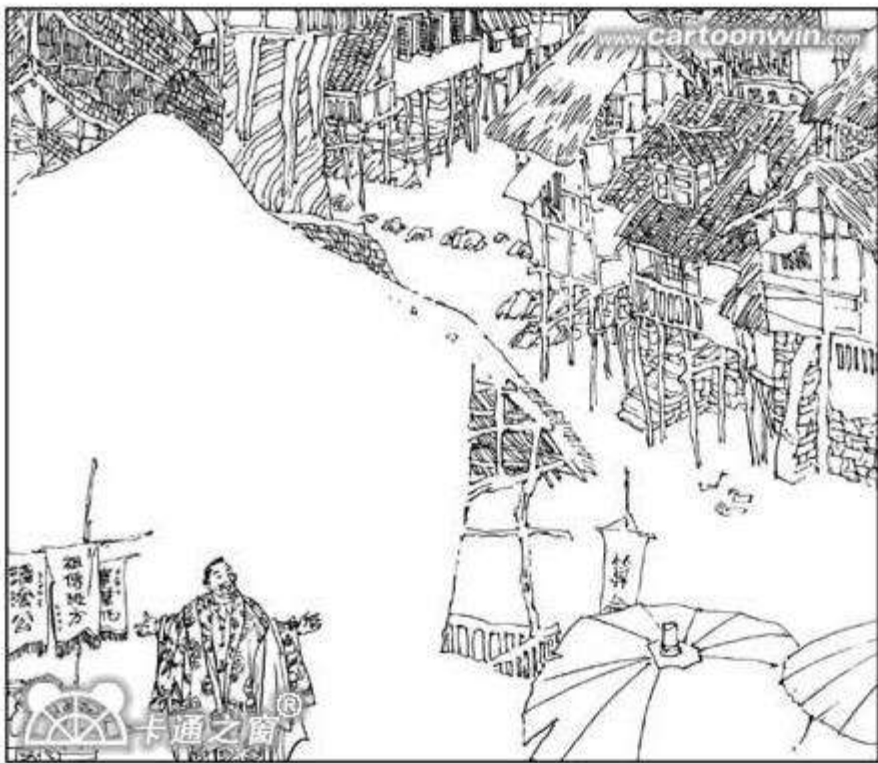
34. 高伦果然神色不安，推说有事先走。朱佳富心里好笑：我要让他们自动逃离，以后也少为工潮伤脑筋了！

35. 罢工总算平息了。孙处长审时度势，并不深究，抓几个嫌疑分子交了差。

36. 民成罢航的轮船开航，缓解了军火运输出川和外运物资进川。陆祖福对朱佳富又添好感。从此，他将公司事务交给朱佳富，自己一心对外开发。

37. 陆祖福曾在加拿大签定了造船合同，准备再次前往，具体办理。朱佳富送往机场，问道：“竞选国大代表，听说你以社会贤达参加？”“哪里，我一心实业救国，家都不顾，还不如朱先生讲个‘孝’道。”陆祖福又用迂坟旧事敲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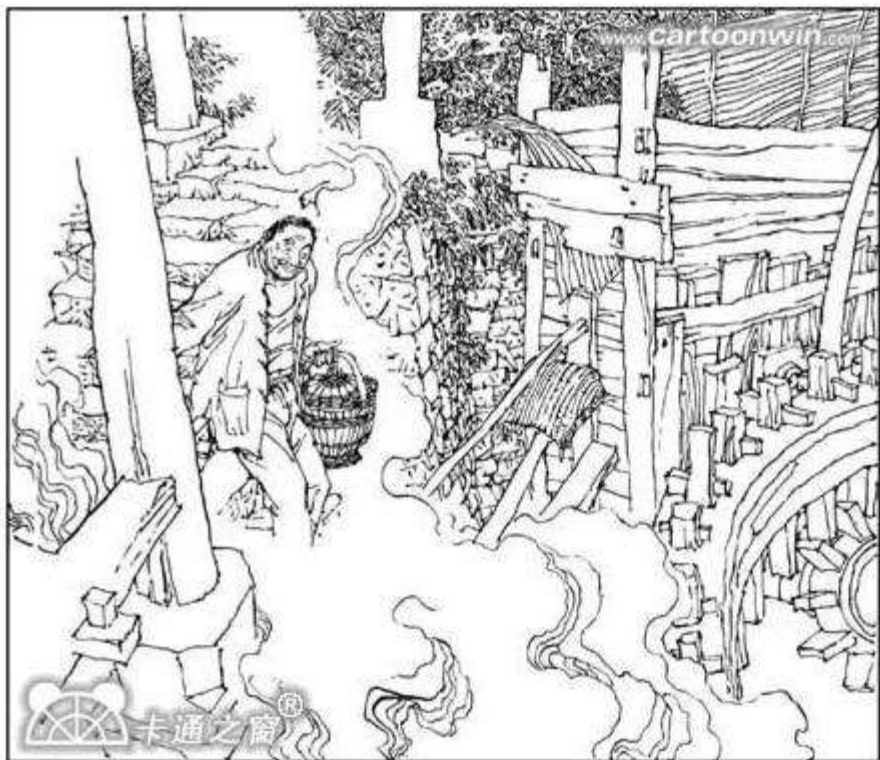




38. 其实，迁坟厚葬之事并未了结。石牛场这个浑身披挂衣物，叫卖相应的吴荒货，时时谋虑着朱佳富父母坟中的金银宝物。

39. 吴荒货专做不明不白的买卖，与金四有段外人不知的交情。不久前，吴荒货因销售两幅金簪子，惹起熊区长怀疑。金四出面承认是代销金家旧物，才免他一场灾祸。瞧，他见金四，倒不忘表示情分。

40. 磨房黑灯瞎火，嬉闹的耗子弄得锅响碗翻。金四懒得睁眼，用手拍拍床沿，嘴里发出“嘘嘘”警告声。“噫，噫噫……”他正想入睡，听见脚步声。



41. 来人是吴荒货。碾房烟雾腾腾，呛得他眼泪直流：“啷格热天生火，安心把人熏成腊肉！”“我捂糠壳火熏蚊子。怕呛，没请你来。”金四觉得同他太亲密，有失身份。

42. 吴荒货是为挖朱佳富祖坟财喜，来拉他入伙。他知道金家虽败，出售点金银玉器不算稀奇；熊区长曾是多年金家管事，哪敢公开对金四不敬。他不介意金四冷漠，掀开竹篓，取出酒菜。

43. 顿时，金四换了神色：“来者是客，哪格要你破费，太不像话，不像话！”酒香四溢，他咂得舌头啧啧响，连称肯定不是镇上的小榨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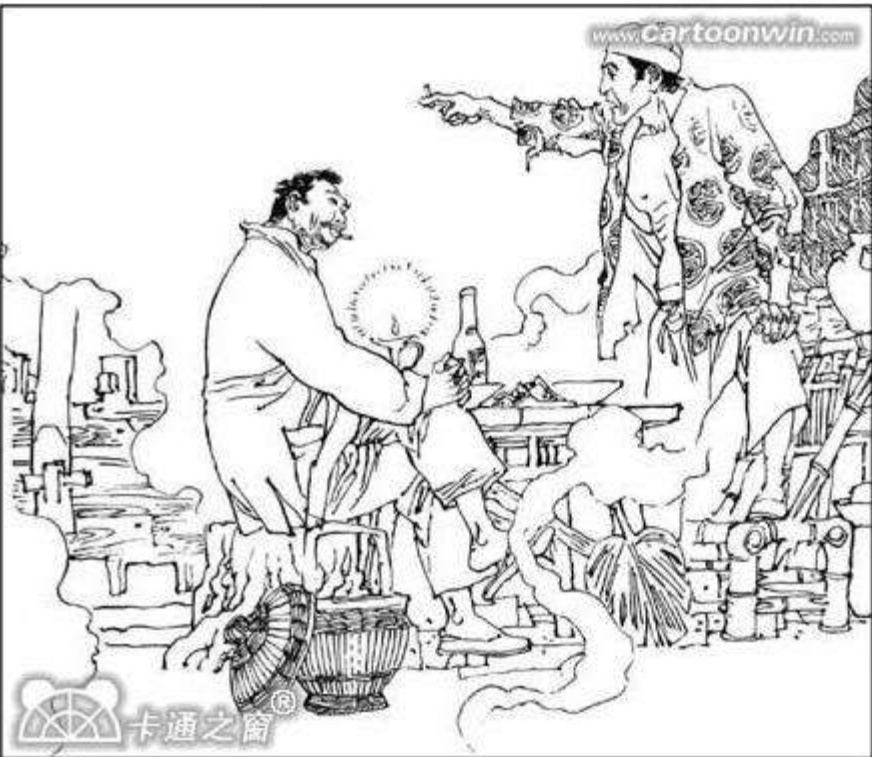


44. 吴荒货笑道：“你是大福大贵过来的。没有白沙干老窖，太白楼卤菜，怎敢上门敬奉！”金四拈了块粘接一起的蒜泥肉，怪他刀法不行。吴荒货正要帮忙分开肉片，他已塞进口中，又挟一块：“嗯，味道不错！”

45. 半斤下肚，金四谈至兴浓：“而今卧薪尝胆，总有一天，重建金家大院。”吴荒货道：“那时，我给你打更守夜。”金四想：让你守夜，家业都偷去当荒货卖。口里却说：“哎，你不做下贱活。我送你几百大洋，开个铺面。”



46. 吴荒货见他认真模样，暗暗好笑，绕过去敬烟，装得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朱佳富现在好气派，好体面罗！”金四扁了扁嘴：“提他干啥？红楼梦里贾府何等气派，也不过显富一时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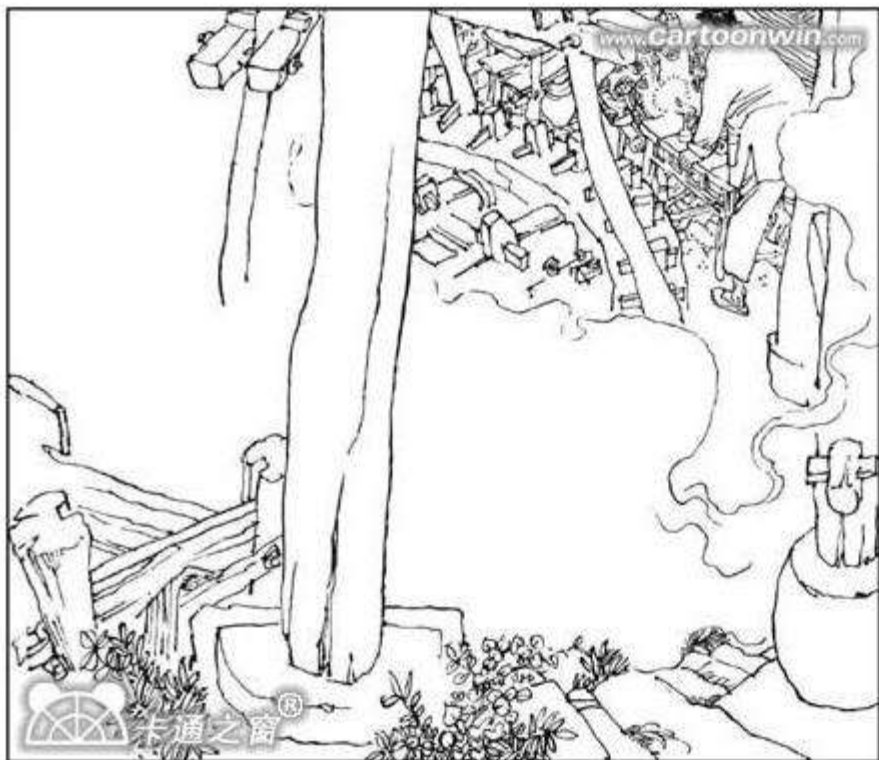
47. “他害得金四少爷好惨，难道不想报仇？”“啥不想，做梦都在报仇……”金四借助酒性，目光似火，又骂一阵粗话。“大路不平旁人铲！眼前有报仇机会，就看少爷有无龙胆……”吴荒货把尾音拖得好长。



48. 金四想到朱佳富地位显赫，复仇火焰渐渐熄灭了，呷了口酒自劝自解：“三贫三富不到老……”吴荒货往前凑了凑：“姓朱的钱多了往土里埋，不如挖出来弟兄们快活几天。不，是用他的财宝重振金家！”



49. “去盗墓，这太下作。”“呀，当初朱佳富用美人计骗你，未必光面？”
“涮啥坛子，这是砍头的事！”“算了，你哪有报仇胆量！只会卧薪尝胆！换了我，非把他老子抛尸露骨，撒在荒坝喂大猫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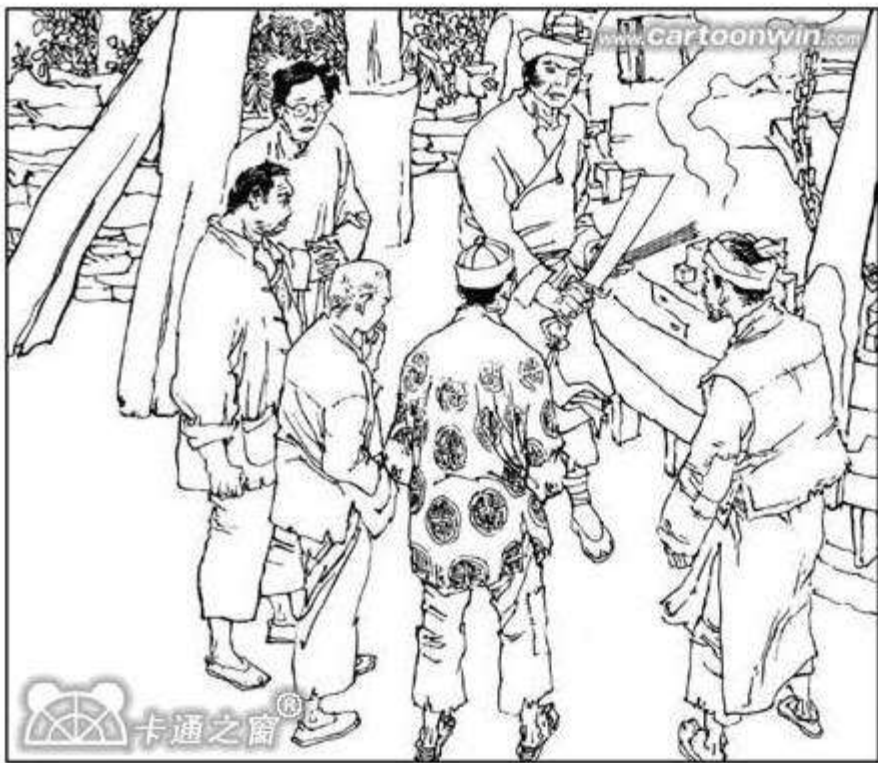
50. 金四被激
将得青筋直
暴：“你把人
看扁罗！”吴
荒货连忙恭
敬：“对，你
是金家龙种。
一报还一报，
天公地道！”
一激一捧，金
四忘乎所以，
虎着脸说：
“朱佳富的祖
坟砌得再牢
固，我也要
……”



51. 他答应下水，吴荒货拍胸表示：
“唉，金四少爷人家叫你啥？哦，金枝玉叶。哪要你亲自动手，我几个江湖朋友早为你不平！少爷吩咐一声，兄弟两肋插刀，绝不皱眉！”碾房外传来公鸡啼晨，二人才分了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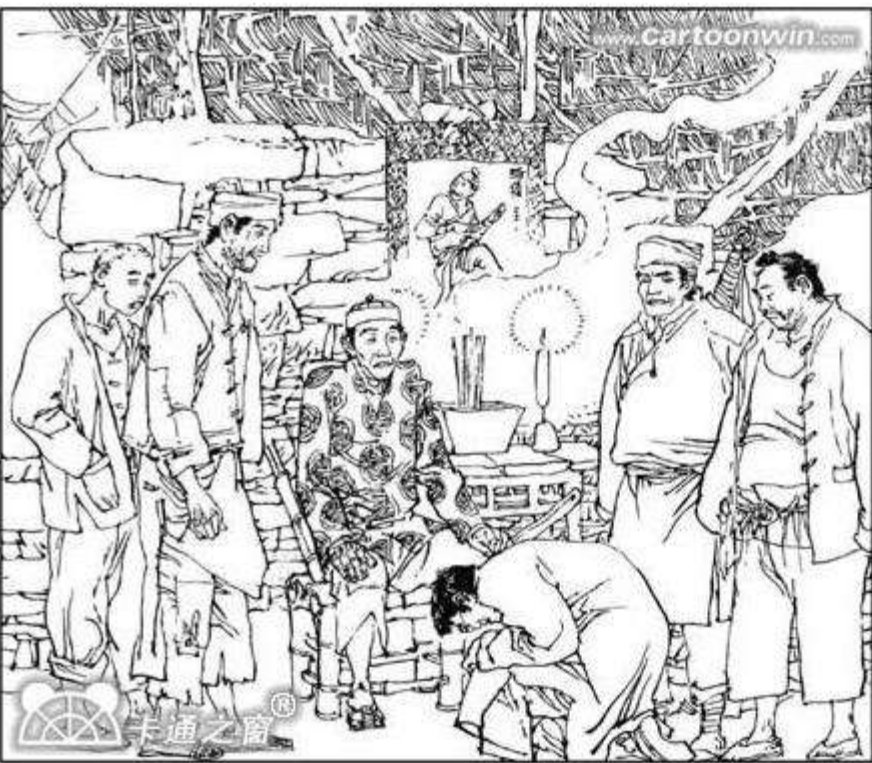
52. 吉日良辰，吴荒货带人来了。金四以为江湖朋友威武豪气，眼前几位却不疤就癩。祭奠祖师，三跪九叩。见这像唱戏一般，十分可笑，但个个正经八股，金四也不敢马虎了。





53. 喝鸡血，发海誓，金四样样新鲜，尔后，一个叫王疤子的抽出鬼头刀，厉声道：“哪个当卖客，点水反水，昧良私吞，形同香头。”说罢手起刀落，火星四溅。

54. 金四推举
为大哥。打更
的苏么爸，糊
纸风车卖的孙
癞头，说书的
白先生等人，
依次向他行了
礼。他懊悔和
这些人称兄道
弟，有辱斯
文，无奈已海
过誓了。



55. 礼毕，摆上酒菜，碾房气氛松弛下来。大家给金四敬奉了见面礼。金四见这帮奇形怪状的人却重义气，比那些势利体面人还强多少倍，迭声道：“多谢众弟兄，大哥绝不负你们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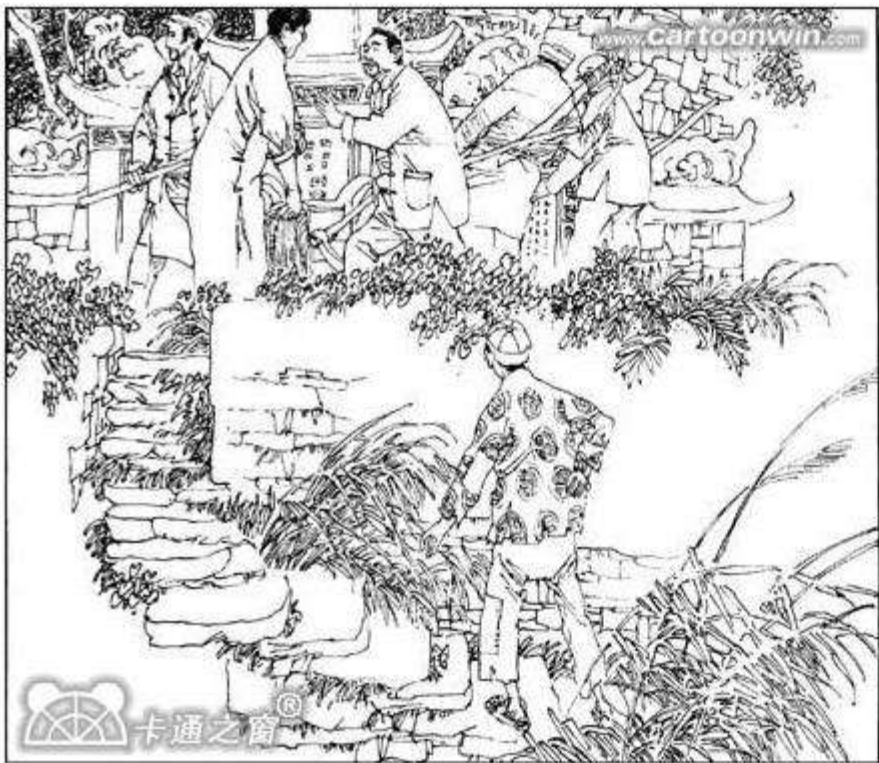
56. 黄道吉日，他们虔诚地敬过神祇，喝过符水。为安抚鬼魂不作祟，还烧了纸钱，泼了水饭。月黑风紧，这支特殊队伍，高一脚低一脚向后山坡坟场出发了。



www.cartoonwin.com

57. 他们练就一身夜行本事，摸爬蹦跳，如同山猫一般。唯有金四笨手笨脚，弄出声响。他不断祈求父亲亡灵，保佑报这家仇，仍然紧张得喉头奇痒，阵阵猛咳。吴荒货忙给他一块汗帕，将嘴堵上。





58. 到了朱家坟头，吴荒货再三关照别弄出声响，这里离“野农山庄”碉堡太近。金四听了这话，脚杆直打闪闪，但想起当年荣华富贵，而今落得这般，顿时恨火乱窜，也不怕了。

59. 金四上树放风，无奈手软脚瘫。打更匠只好托住他往上爬。不料刚攀上树桩，金四手却一滑，“呼”地跌落下来。

60. “嘘！”
打更匠警告他
藏好，自己去
坟头报信。金
四脚趾扭伤，
痛得嘶嘶吸
气。“呱、
呱、呱”荒冢
累累，啼叫凄
凄，金四汗毛
直乍。



61. 莫不是传说中的鬼魂？他吓得调头就跑。没跑几步，他忍不住脚踝巨痛，陡地跌倒了。“嘘，大哥，你哪格搞出这大声息！”打更匠低声埋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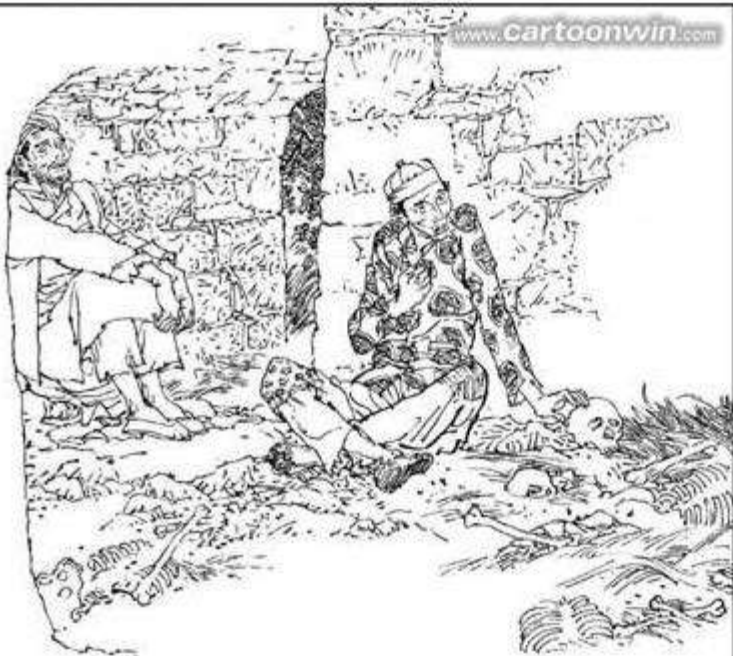
62. 一阵“巨阳”鸟叫，发来财喜得手信号。打更匠背起金四正要走，突然，“野农山庄”枪声响了。

“糟了，快分开，老地方会合。”吴荒货一声令下，黑影呼地四下闪开了。

63. 子弹尖
啸，越来越
近。金四哪见
过这阵仗，死
死勒住打更匠
不放。“大
哥，松松手，
卡死我罗。”
“求你别……
别撂下我。”
“哪格会呢，
我们是海警弟
兄！”



64. 幸好进松林的人有禁忌，不敢点上火把。打更匠借助经验，左弯右拐跑了一阵，暂喘口气。金四懊恼失利，打更匠满有把握：“东西早到慈虎岩啦！”



65. 东方发白，搜山的吆喝声四起。他们躲进黑鼓隆冬的洞中。金四屁股顶得生疼，顺手一摸索，尽是一些棍棍棒棒，圆圆溜溜的硬家伙。打更匠低声道：“这是合葬古墓，打抗战时，是百姓的防空洞咧！”



66. 傍晚，他们拖着疲惫身子去会合。打更匠晓得脱离了危险，吟起小调：“有个小尼姑，买了一把梳，满头光秃秃，哪格把头梳……”金四也乐了：“迎面一道姑，细腰如加箍，两眼圆圆珠……”

67. 朱佳富闻
知双亲暴尸荒
野，心急如
焚，直奔石牛
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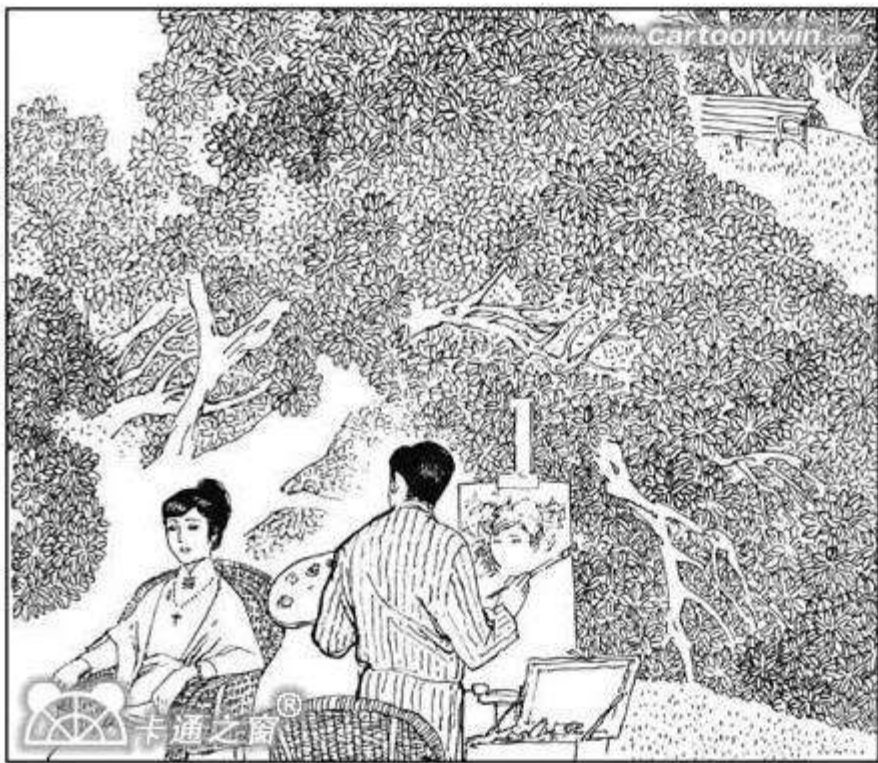
68. 他一路思忖：当年整治金四，是为报丧亲败家之仇；以后迁葬父母，是为显朱门中兴之势；如今坟墓被盗，若不缉拿盗贼，岂不给乡邻落个耻笑之柄？

69. 朱佳富到了“野农山庄”，原任区长郑甫林亲自在门口迎候。一见面，他连连自责有负贤侄重托，又讲了搜山捉贼之事。朱佳富黯然神伤：“郑伯，只怪佳富德薄，先严泉下才遭此变故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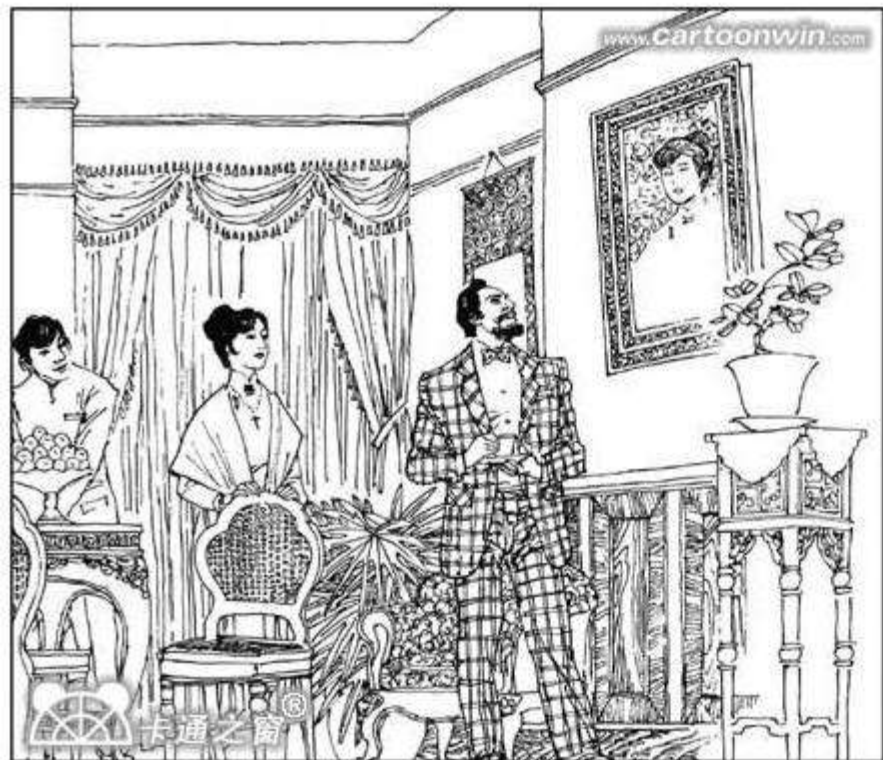
70. 杨宝瑜听说丈夫在石牛场重修坟墓，请金佛山高僧做道场，盛宴宾客，顿感无限惆怅：佳富啊，将亡故亲人也用来装门面了么！





71. 阿弟宝生常来陪伴她解闷。这日宝瑜又向阿弟悲叹：“上帝赋于你艺术头脑，美专毕业后留校任教。不像阿姐，都老啦，一辈子……唉！”

“不，阿姐比当年更优雅！”宝生自豪地说。



72. 宝生为阿姐精心绘制的油画像，刚刚挂上客厅，前来拜访的杜牧师忘情赞叹：“啊！一幅精湛的艺术品！造物主把女人一切美妙都集中在朱太太身上了！”宝生好开心：“阿姐，我说嘛！”



73. 杜牧师热心慈善事业，时常见诸报端。他今天是为街头流浪儿童募捐，想劝教友杨宝瑜参加义演。话一出口，她便拒绝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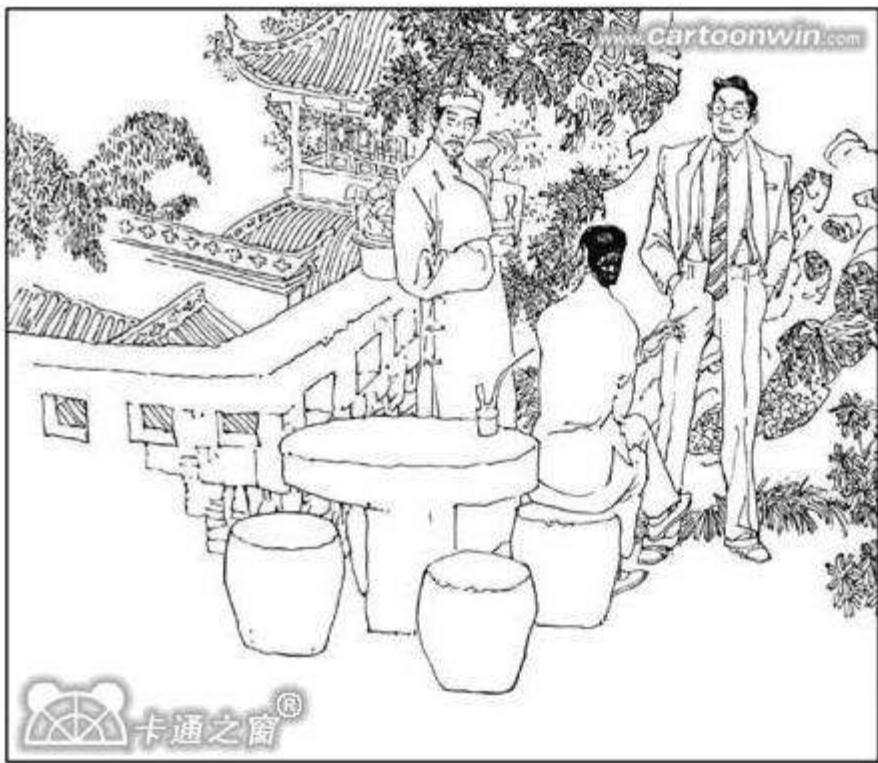
74. 宝生劝她去接触社会，了解人们的清苦生活。宝瑜同意捐款，仍然拒不参加。杜牧师又说要请社会名流朱先生演奏提琴。宝瑜对丈夫热衷厚葬正难以启齿，外面如雷口号声传来。



75. 宝生去看了后回来，说是美国兵在街上侮辱学生，百姓抗议，美国领事馆门窗玻璃全被砸碎了。杜牧师道：“你们国家把贞操观念看得太重。美国帮助战胜了日本，就当送女人慰劳慰劳！”宝瑜听了好惊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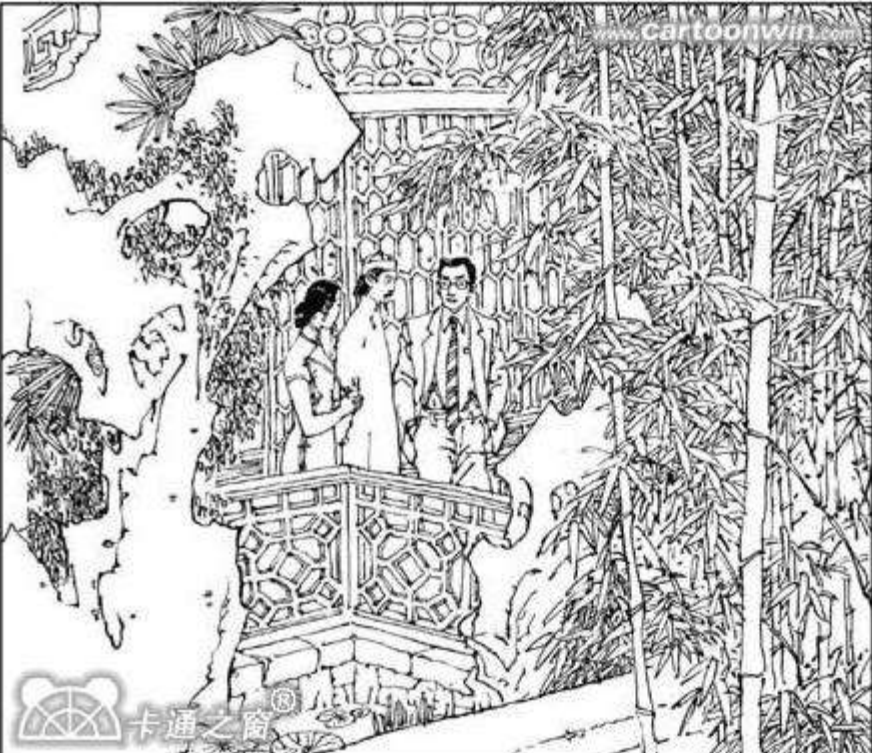
76. 谈了一阵，宝瑜想起杜牧师来的目的，于是说：“要我先生拉琴恐怕不成，他跟船去……去上海了。”她第一次扯了谎，心慌神乱。杜牧师也不再勉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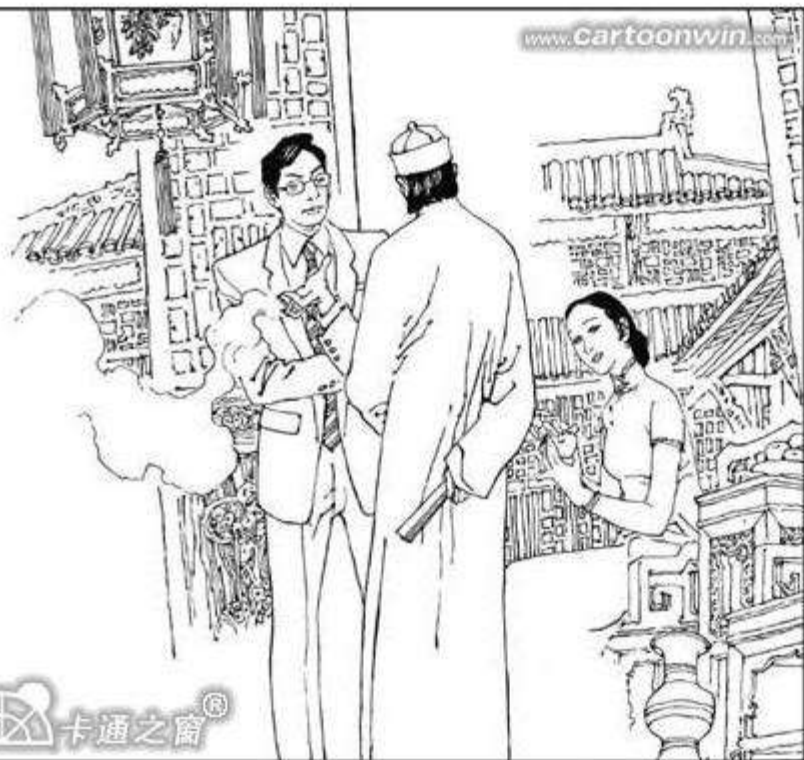
77. 朱佳富修缮坟墓后，紧锣密鼓地抓盗贼，却毫无结果。郑伯认为欲速则不达，认为不如明松暗紧，让盗贼感到风声已过，出手销赃。朱佳富觉得言之有理，采取张网以待。



78. 夜眠不稳，朱佳富与郑伯在外乘凉，突然一阵鞭打和哭声从碉堡飞了出来。“交的麦子不够塞牙齿缝，你也‘二五减租’！扯地皮风？”接着一个苍老的声音在申辩。

79. 郑伯露出悻悻神色，接着长吁短叹：“这地皮风要是真的，我们绅粮就糟了！”朱佳富点点头：“当然是真的。蒋先生除‘二五减租’外，还有《兵役法》，同时提交参议会和立法院通过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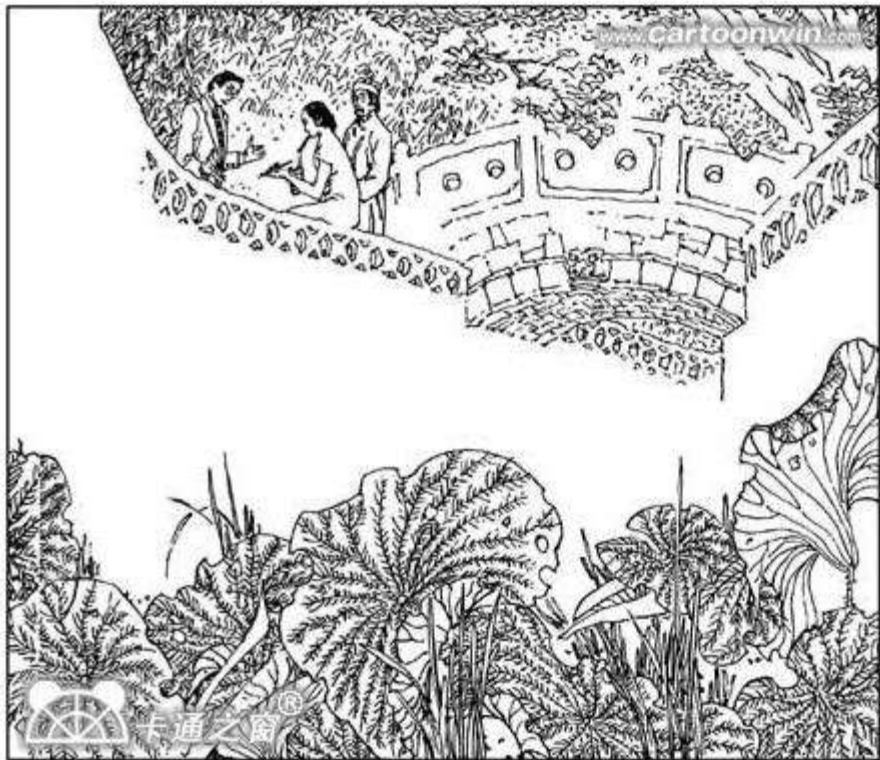




80. 郑伯对兵役法并不关心，以往打日本，被抽去打仗的是黄泥巴腿杆，如今打内仗，照样也不会抽绅家子弟。在旁烧水烟的郑太太参加议论：“蒋委员长也不想，减了租拿什么上缴喂那些丘八。”



81. “唉！绅粮收租，盘古到扁古天经地义，现在变得真难，还不如去做生意！”郑伯的话遭到太太反驳：“啥？你好歹是前清一名秀才，书香门弟。叫我们不顾体面去经商，饿死也不干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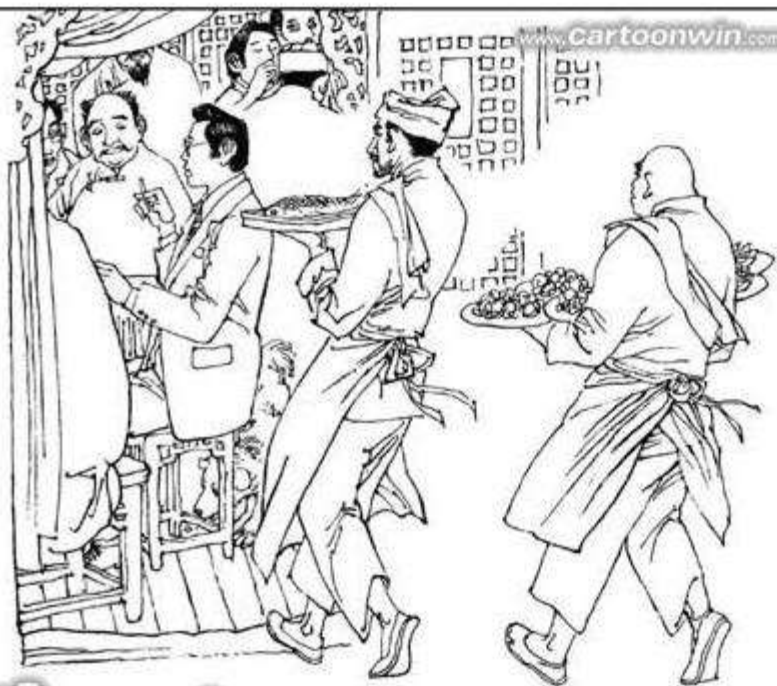


82. 真是指着和尚骂秃头！朱佳富咽不下这口气：“伯母，我们公司股东中，原是大地主的不少咧！收租谷吃饭，早被欧美淘汰，连共党也保护工商业。有识之士应懂得世界潮流……”郑太太似懂非懂，不言语了。

83. 数日不见盗贼踪迹，朱佳富经不住公司催促，准备先回重庆。行前设宴，答谢亲友，席间，他鼓动大家投资兴建生产猪鬃、桐油、五倍子等半成品加工厂。由他负责航运，转销海外。



84. 他绘声绘色，描述灿烂财源前景，豪绅们果然动心了。大家纷纷投股，推举厂长。此行一举两得，朱佳富意外惊喜。



85. 再说金四盗墓三个月后，吴荒货见无动静，派他去重庆出手财喜。金四担惊受怕，吴荒货递给一把写有“金佛闲客”的破扇，神秘地说：“有它，你会一路得人关照。”

86. 金四第一次出远门，也学着别人，在土地庙前焚化了一双水巴虫草鞋。拜求土地婆婆和土地公公，保佑他路上清吉平安。



87. 他还是战前给三姨太“庆寿”去过涪陵。他回想那时八抬大轿，前呼后拥；如今形单影孤，前途未卜！“干什么的？举起手来！”一声吼叫，草丛跳出一帮乡兵。



88. 金四吓得脖子一缩，差点撒腿就跑，但枪口面前一闪念：不单跑不脱，岂不自行暴露。他定了神，认出是熊区长的部下：“哟，邢班长，哪格不认黄！我是金四少爷，到涪陵看病去。”

89. 乡兵是奉命封山，搜查盗贼。邢班长垂涎巨额赏金，管他少爷不少爷，搜起身来。



90. 眼看要搜包袱，金四闹将起来，龟儿王八地大骂。邢班长被骂得恼了，给他一顿拳脚：“你如今叮当响，还耍公爷威风！”

91. “哪个龟儿撒野！”这时熊区长来了。金四一见，狂呼乱叫：“熊管事，邢狗子敢这样欺我，逼死人罗……”熊区长恨他还叫管事，表面却装得讲仁义的样子：“邢班长这样无礼？捆起来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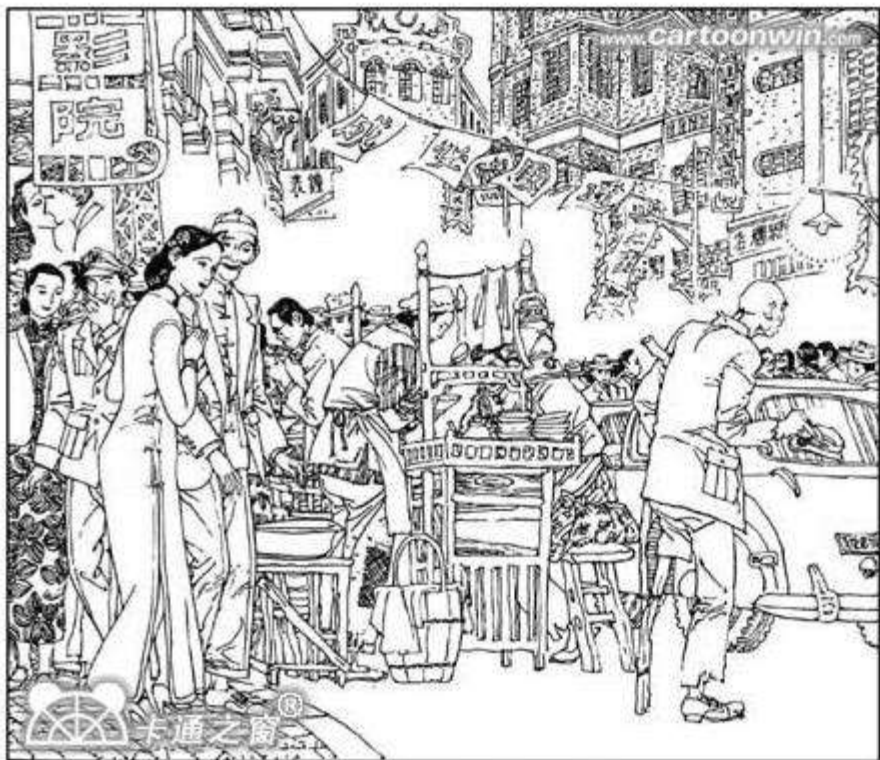
92. 熊区长深知朱佳富的厉害，办此案特别小心。免得纠缠，他吩咐送金四一程。金四坐上滑竿，回身道：“熊管事，再不能纵奴欺主呵！等我看病回来，请你到敝府叙叙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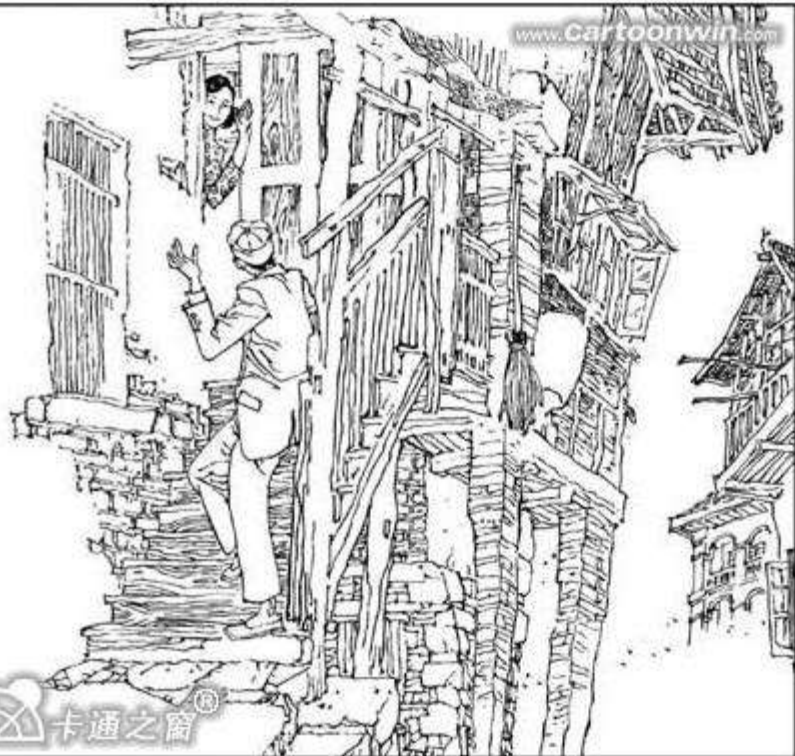
93. 那把篾扇果然通神。金四天黑有店住，搭船不要钱，顺利到达重庆。负责接应的白先生，早就在朝天门等候了。

94. 繁华闹市，让金四大开洋荤。白先生担心那乡巴佬模样，招人怀疑，特地给他装扮一番。





95. 金四摸熟几条街道，便背着白先生去闲逛。这晚他碰上一个摩登，主动搭白，拉拉扯扯。他读过几本言情小说，以为是哪家姨太太相中做情人，暗觉这趟来的值得！



96. 向他索取过夜钱，才知是小说中所写的“野鸡”。金四被迷得神魂颠倒，赃物全部脱手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重庆。

97. 回来的路上，金四仿佛是中榜状元还乡，顿觉一切变得渺小了。快到梅埕，一阵飞沙走石，他手忙脚乱，跑向岩洞避雨，嘴里咕哝：“狗日的老天爷，安心跟金四少爷作对！”



98. 真叫不是冤家不聚头！朱佳富为了办厂之事，路过此地，也来避雨。金四心有冷病，吓得向洞里退缩，不料一脚踩虚，绝望地大叫一声：“哎呀，救命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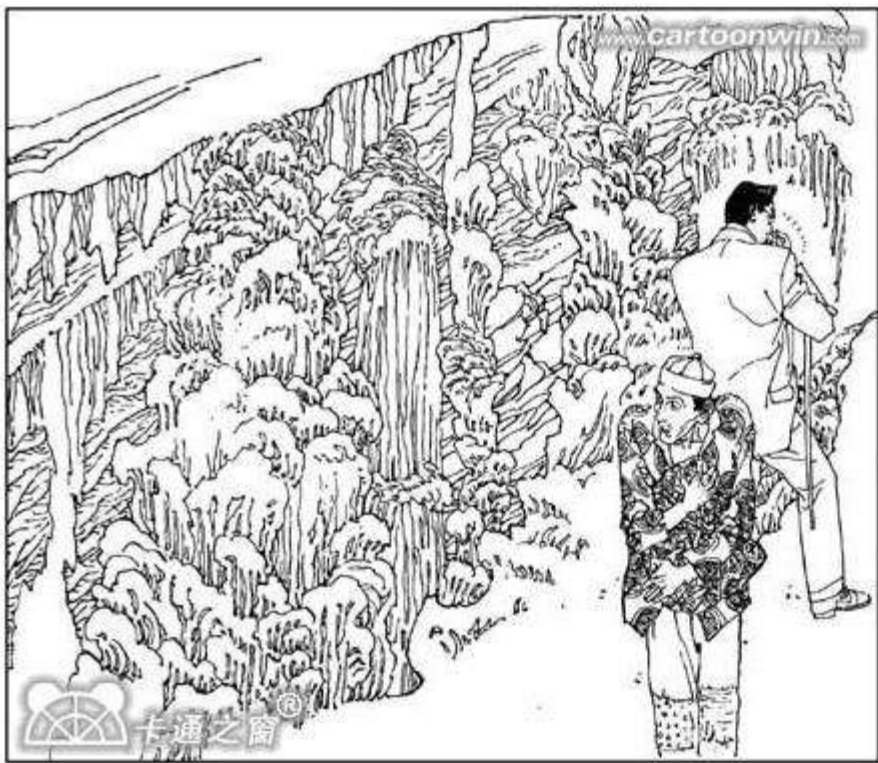


99. 听见呼救，朱佳富赶忙进洞，拿备用电筒一照，见齐腰深的坎下躺着一个人。他打量片刻，惊讶叫道：“哈哈，这不是金家四少爷，怎么成了洞中仙呢？”



100. 朱佳富
见金四寒酸模
样，好生痛
快，揶揄道：
“你的随从、
侍妾哪去了？
怎落得耍单
单，穿草鞋，
背破包袱上
路？”见金四
蔫搭搭地，他
更来劲，说三
姨太而今关押
在上海监狱里，
怎不念旧情
去看看。

101. “龟儿姓朱的，端公杠不到自己的神，瞎子算不到自己的命。你的下场比我还惨！”金四脸都气歪了。朱佳富淡淡一笑：“好，咱们就走着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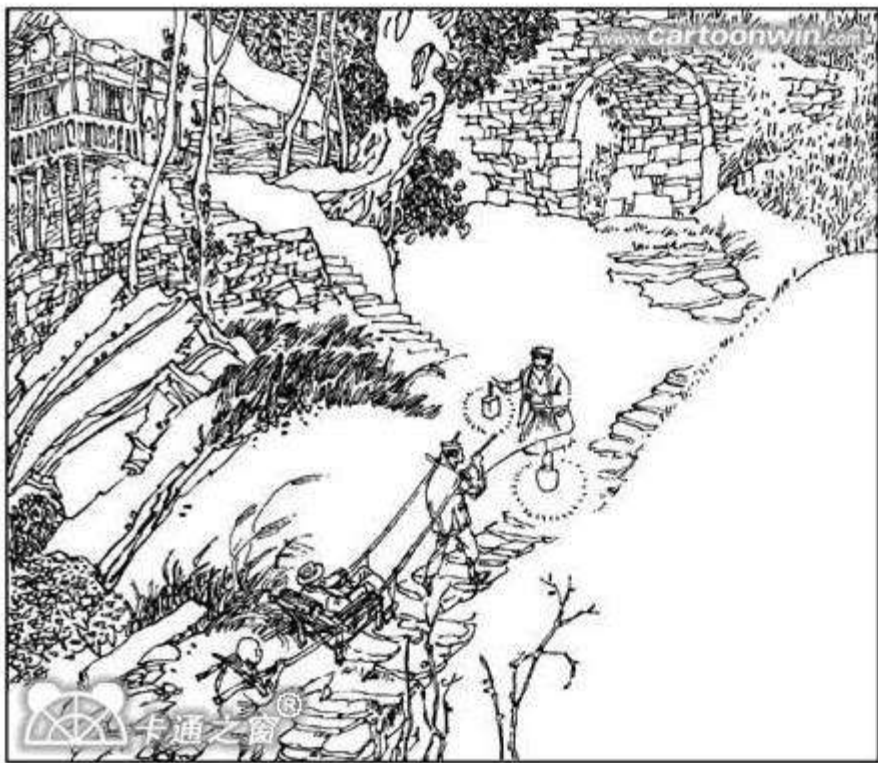


102. 朱佳富怕硬干起来有失绅士风度。金四看他气宇不凡，阳气便先自退了大半，缩回原处，心里发恨：“哼，你害我家破人亡，我挖了你的祖坟，你也没占着魁头！”

103. 大雨不停地下着。朱佳富取出一盒精美的点心，递给轿夫几块，又走近金四，说：“金四少爷，我们山洞躲雨，也算缘份，请别客气！”金四还只吃了几碗凉水捞糟，早已饿了，装出斯文样子，尖着两指，挟了几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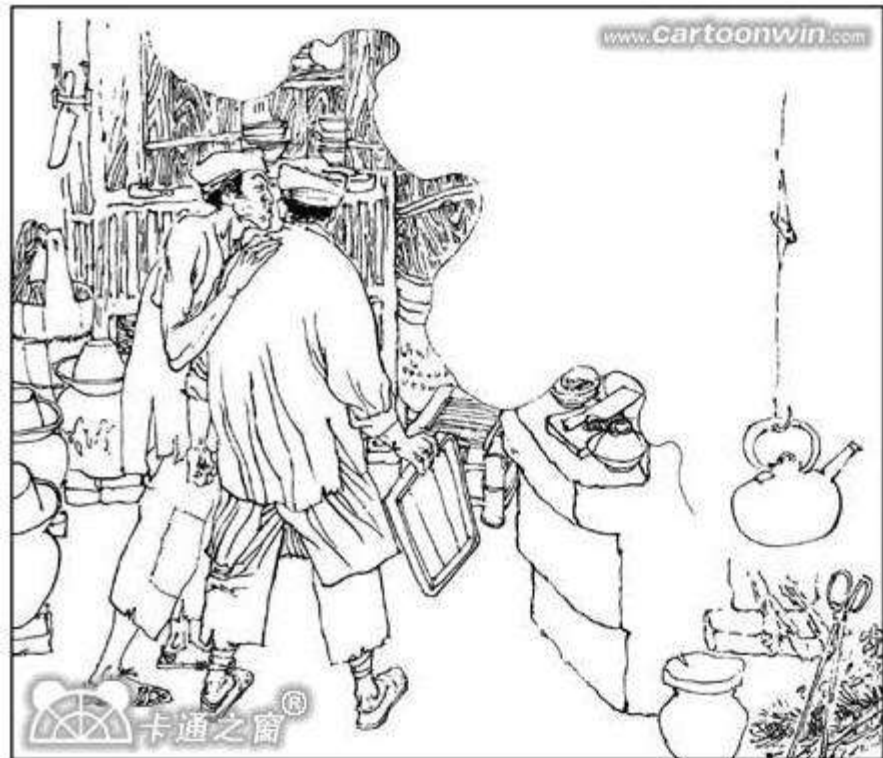
104. 风停雨住，朱佳富坐上滑竿，彬彬有礼地招呼：“金先生，再见！”金四见他朝石牛场方向去，心里打鼓，转念一想：我反正倒霉已到极点，古话说“否极泰来”，不怕！



105. 朱佳富
离开梅埕十几里，已天黑如漆。路过鸡鸣小栈，店主横在路上，对轿夫道：“鸡脚神，前无村，后无店，就在这里过夜吧！”朱佳富岂肯下榻在挑夫走卒的落脚处，挥手叫走。店主仍不放行：“宵过夜再走吧！”

106. 原来店主是吴荒货的人，恐怕朱佳富此去找麻烦，等在这里下手。一会功夫，摆上酒菜，店主晃了晃了锡酒壶，说：“这酒不收钱，算我许驼子为朱先生迎风接驾！”

107. 鸡脚神
也干过混水袍
哥，见许驼子
亮出装有暗道
机关的锡酒
壶，连忙制
止，说是由熟
人顾轿，出了
事难脱爪爪。
朱佳富见情况
有异，警觉起
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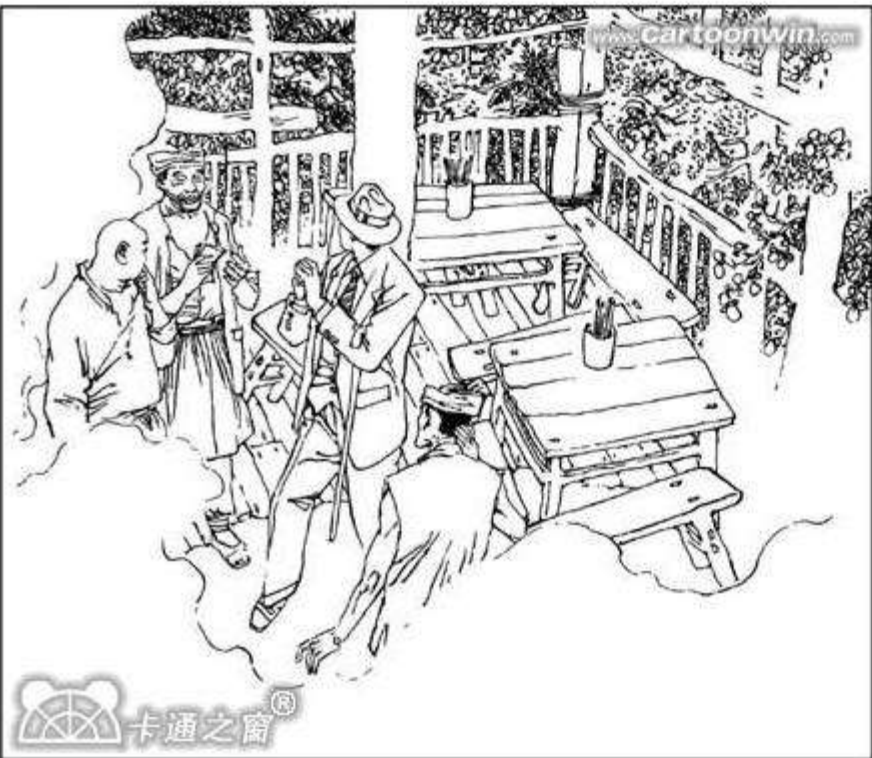


108. 许驼子不肯罢休，蹲在暗处抽匕首。眼看对方要动手，朱佳富硬着头皮陡然问：“许么师，而今这一带不清净，有没有棒老二？”



109. 许驼子不由一怔：朱佳富不带保镖赶夜路，至少也有硬火。他慢慢移了过去，摸虚实，口里却说：“民团清乡，每天篦刮几遍，哪来的棒老二！”

110. 朱佳富
商场黑海行
船，多年闯礁
过滩，今天若
在深山小店翻
船，实在冤枉！
眼看许驼子
眼露凶光，
直逼过来，朱
佳富急中生
智，蓦地站
起：“碰上棒
老二也不怕，
给他几枪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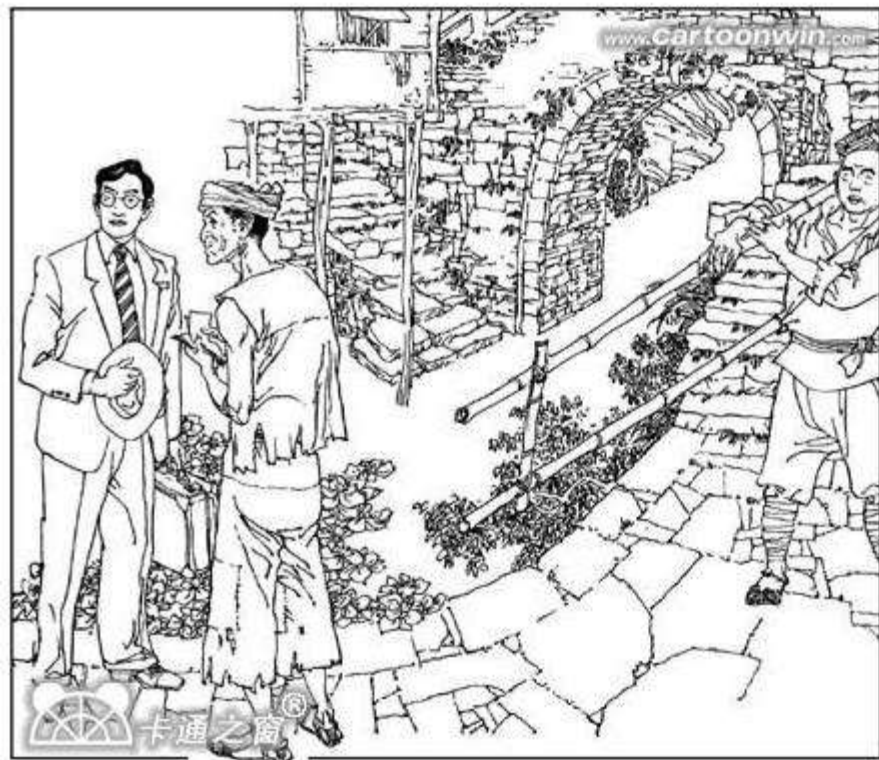
111. 许驼子果见他衣袋里鼓出个硬包，暗自庆幸没有冒失。其实，朱佳富只是揣着个眼镜盒。他生怕识破“空城计”，招呼轿夫赶路。

112. 朱佳富懊悔为秘密建厂，不带随从，差点丧命。这种颓丧又一闪而过，他想：上流社会弱肉强食，不也是面纱掩饰的“混水袍哥世界”，我周旋商贾之间，游刃有余。许驼子与大亨们相比，何足惧哉！

113. 石门险道，朱佳富担心许驼子追来，又怕轿夫将他摔下深渊，下轿大声阔气地说：“这条道经常出事，你们前面走，我用手枪在后作保护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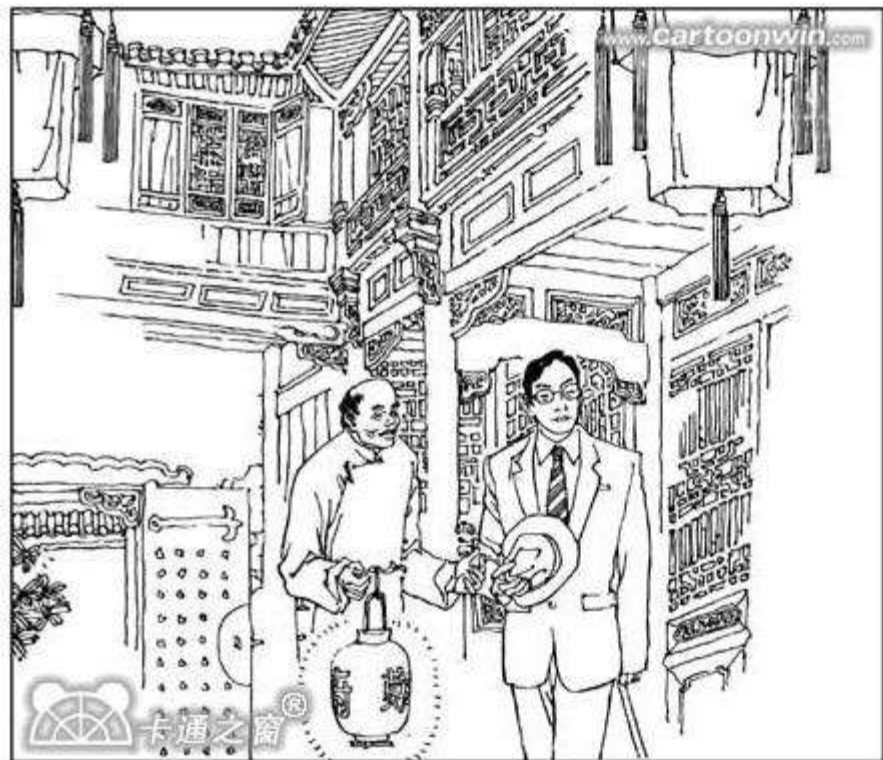
114. 一行人快到“野农山庄”，朱佳富见灯笼火把晃动，不敢贸然靠近。为恐节外生枝，他付给了轿夫力脚钱：“你们也要找回头生意，我不挽留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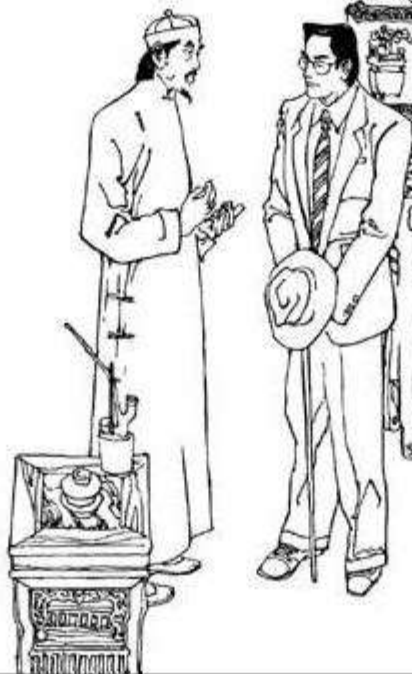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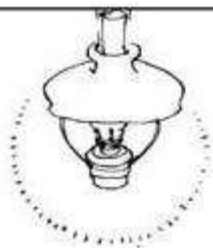




115. 弄清是佃户成立“减租协进会”，朱佳富才放心来。他想到许驼子方才既然动念，不会轻易作罢，若结下叶子，袍哥报复，防不胜防。他连忙追上轿夫，以黑夜打扰为由，带给许驼子一叠钞票。

116. 进了“野农山庄”，他听管家唠叨：“共党在这一带活动，黄泥巴杆闹减租更凶了！”朱佳富暗下高兴：闹得好！越闹，绅粮们投资建厂的情绪会越高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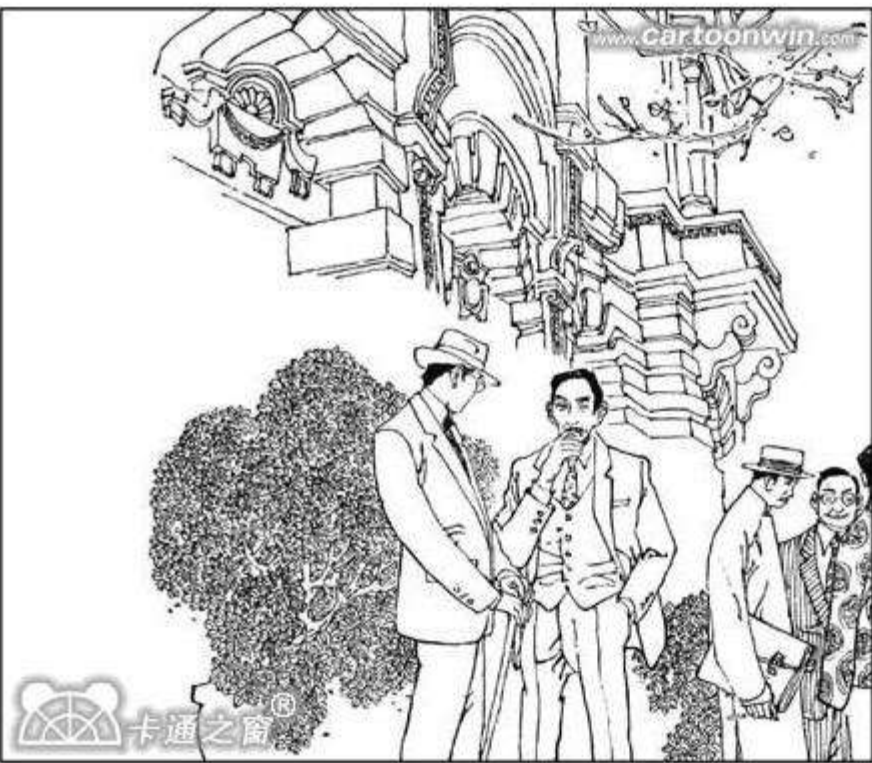




117. 果然，郑伯告诉又增加了几个新股东，加工厂正等他剪彩咧。朱佳富浑身泥水，笑道：“这也不冤我冒险摸黑一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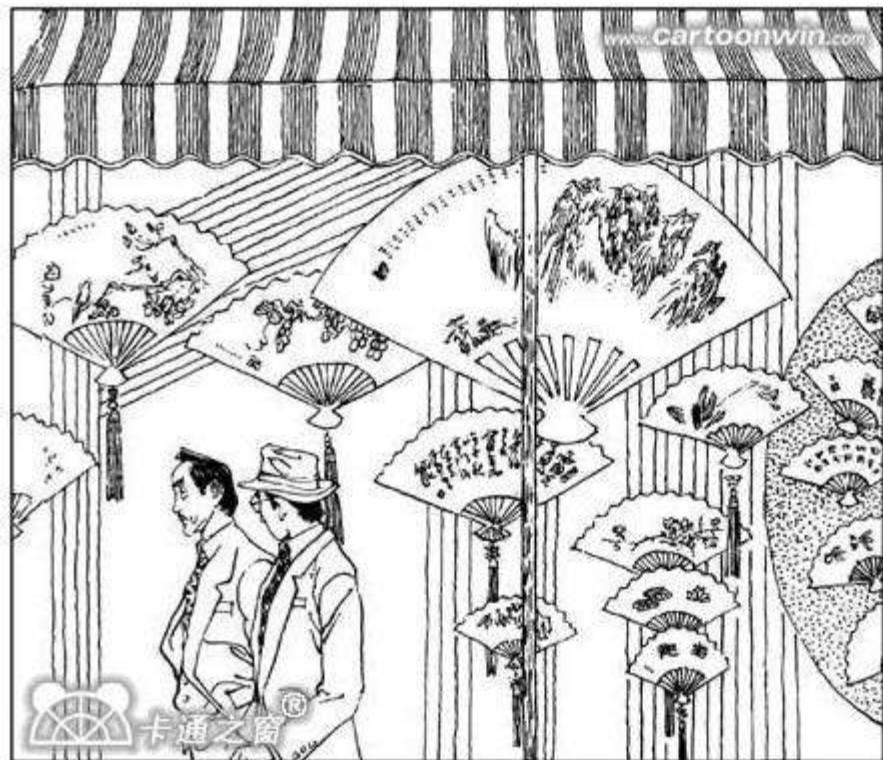
118. 朱佳富一边办厂，一边投入公司工作。这天下河开会，陆祖福十分乐观地说：“给加拿大第一期贷款已付，魁北克公司已按合同进行造船。只要按期交付，我用部分船开辟南洋线搞外汇，还本付息。”

119. 将骨头榨油的主意固然高明，朱佳富却顾虑对方不讲信用。陆祖福忧从中来：“真那样就置我于死地了！不过，他们的专家预测有利可图。想必不会失信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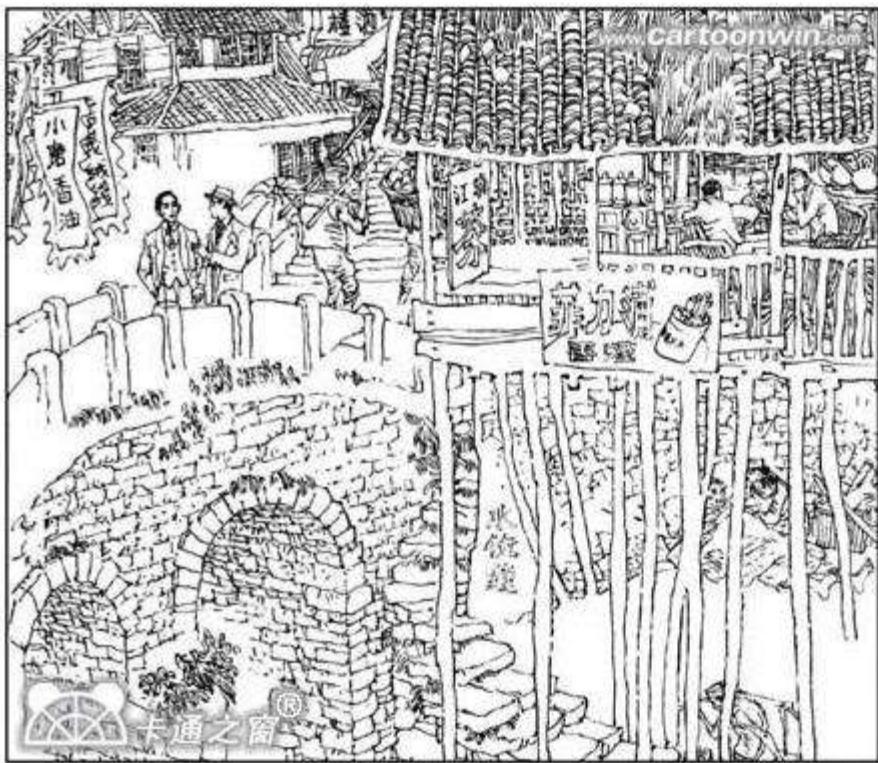


120. 又谈及抗日损失补金的事，陆祖福说：“蒋先生委我当交通次长，被拒绝后，态度就不同了。当然没直接回绝，他要我去上海找宋子文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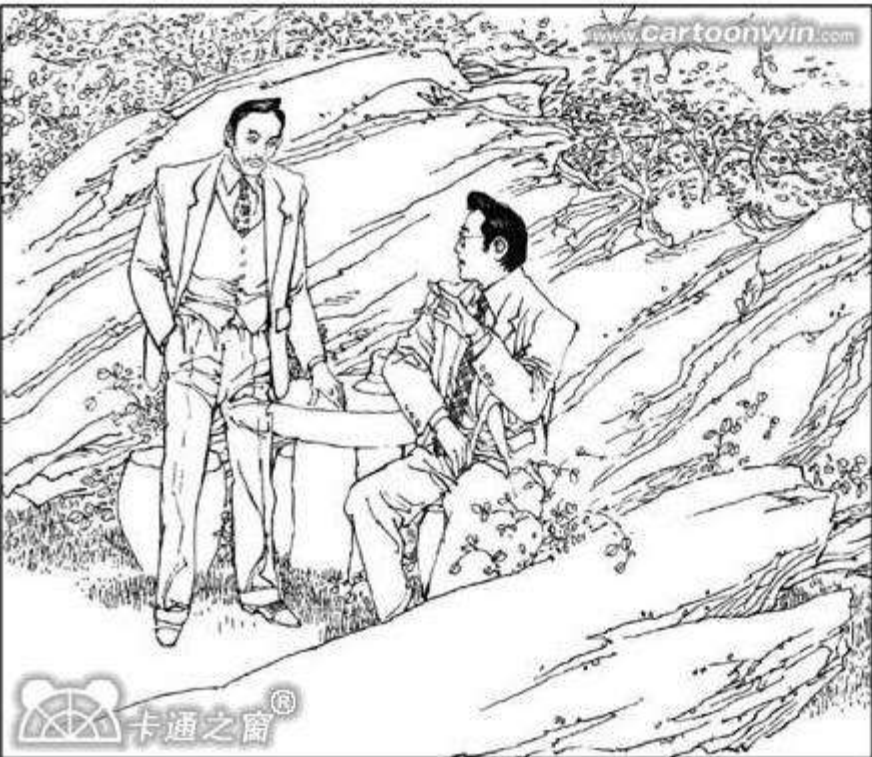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是做官样文章，谁不知道蒋、宋、孔、陈穿连裆裤！”朱佳富道。



121. 几声汽笛长鸣，激起陆祖福心中忧愤。原来，黄玉庵通过联姻，借助潘家财势，独霸了重庆以上航线。朱佳富沉思片刻道：“诸葛亮九伐中原之前，出兵云南七擒孟获，为的是免除后患。”



122. 陆祖福知他决不是故作惊人之语，催促快讲。朱佳富却七弯八拐地问：“我们有多少船？”“五百吨以上的八十艘。”“黄玉庵走上水的呢？”“四十艘。”“八十减四等于几？”“咦，你考小学生吗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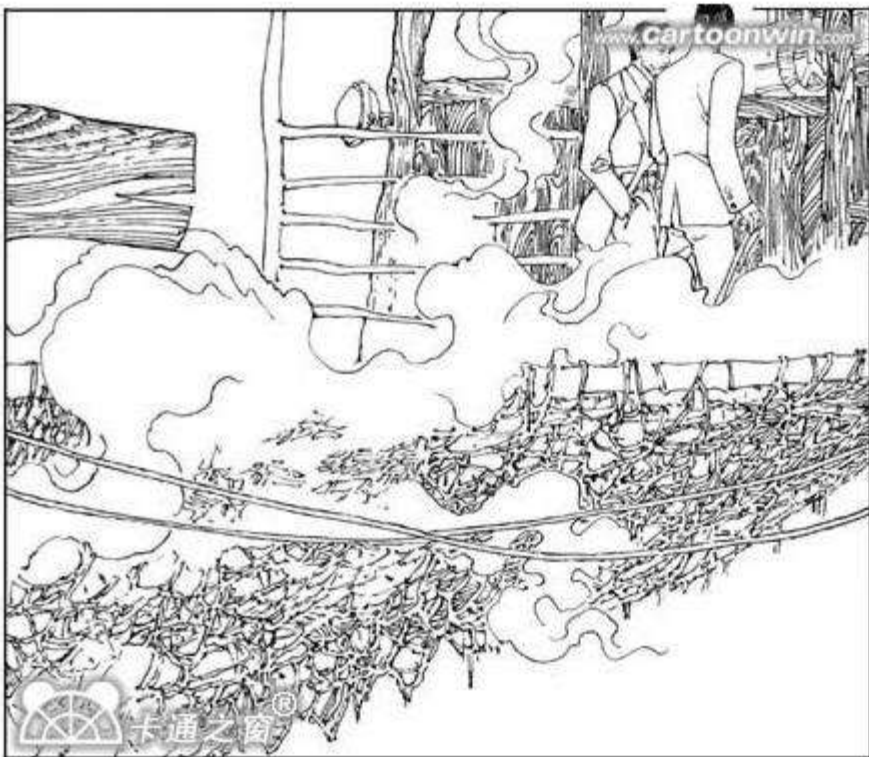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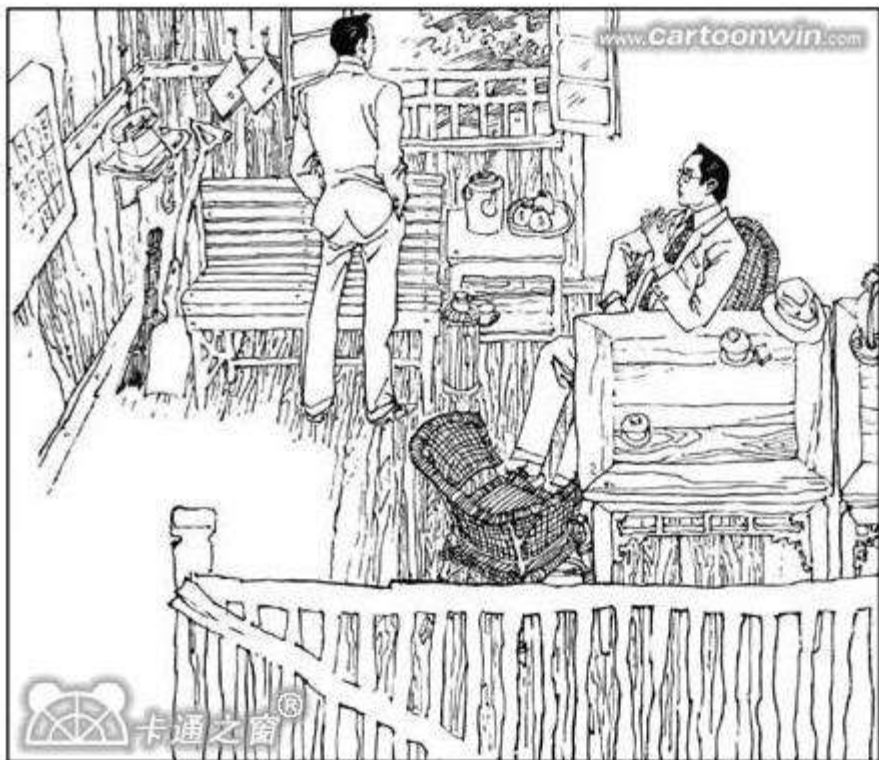
123. 陆祖福不耐烦了，要他直说。朱佳富冷冷一笑：“无毒不丈夫，用抵销法。”“怎么抵销法？”“假若……撞沉。双方所减的得数，不是很清楚了嘛……”



124. 陆祖福倒抽一口凉气：好毒辣！他知道这招确是厉害，黄玉庵失去轮船，靠海事诉讼旷日持久，造新船谈何容易。但是，旅客和船员性命非同儿戏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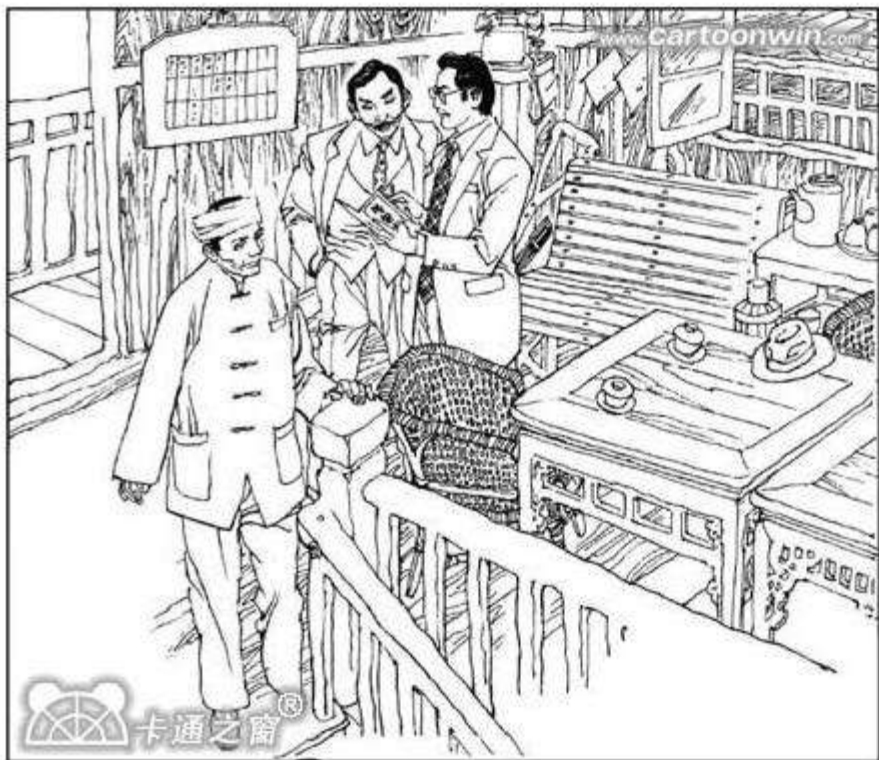
125. 朱佳富
试探地说：
“欧美大亨
们，为达到目
的什么法儿不
用。共产党鼻
祖马克思就说过，资产阶级
繁荣，是建筑
在白骨堆上
……人命和
船，换整个川
江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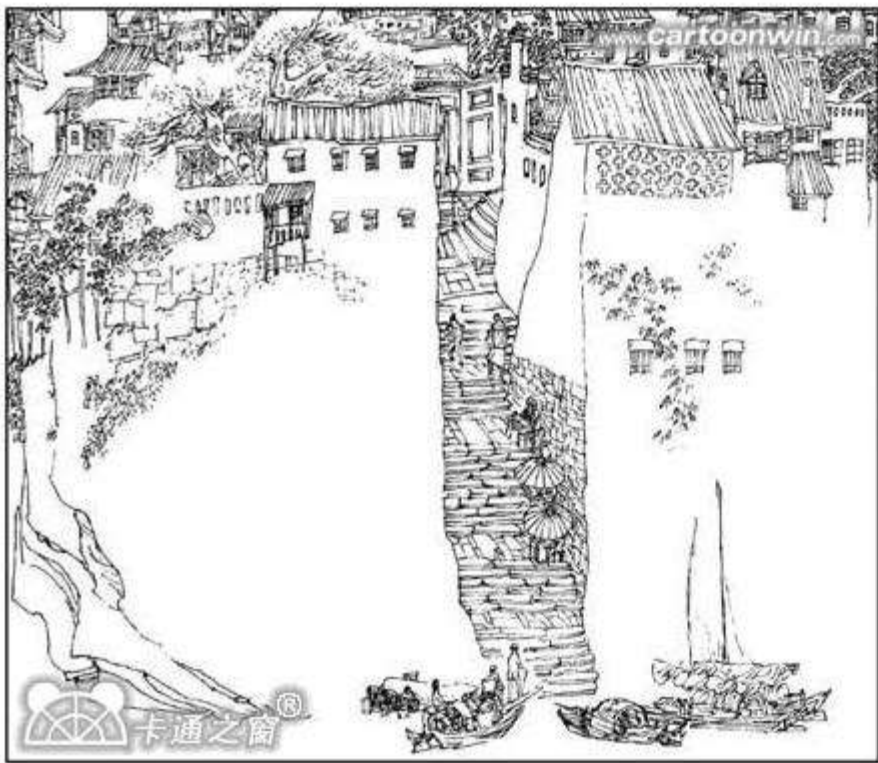


126. 陆祖福
打量他片刻，
转身想：看来
这只猛虎太厉
害，弄不好，
自己也会丧生
虎口……朱佳
富见他神色反
常，语锋一
转：“随便扯
扯。中国讲仁
义道德，哪能
学西方社会
呢！”

127. 陆祖福
望着他眼镜后的
阴森目光，
心情复杂：这
一虎将，确为
公司发展立下
大功。近来他
经营私产；挪
用公司资金谋
私利。得加强
防范，不然
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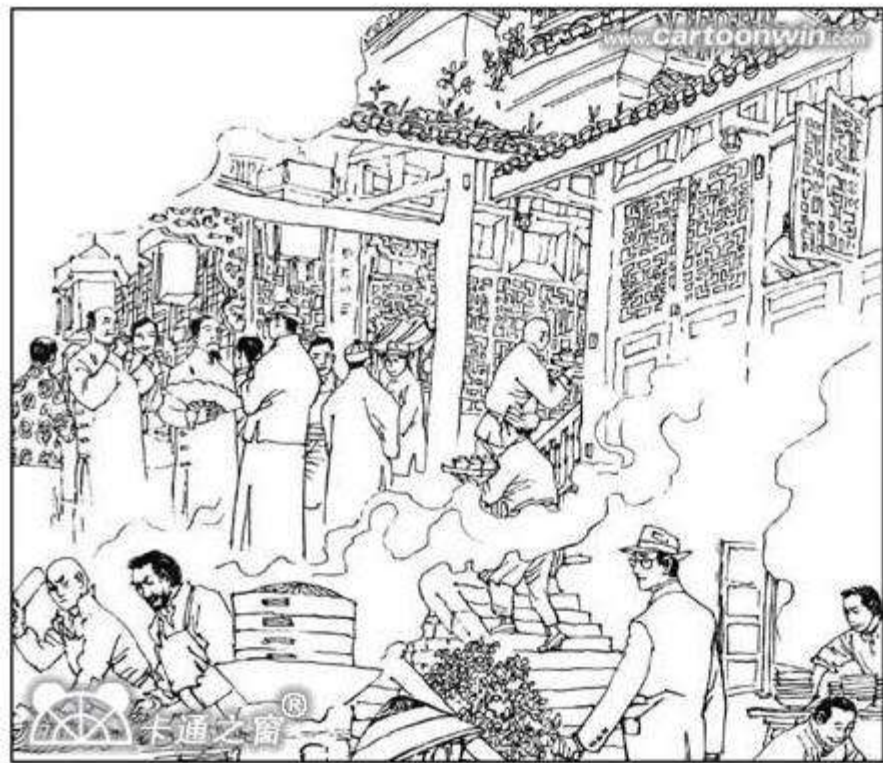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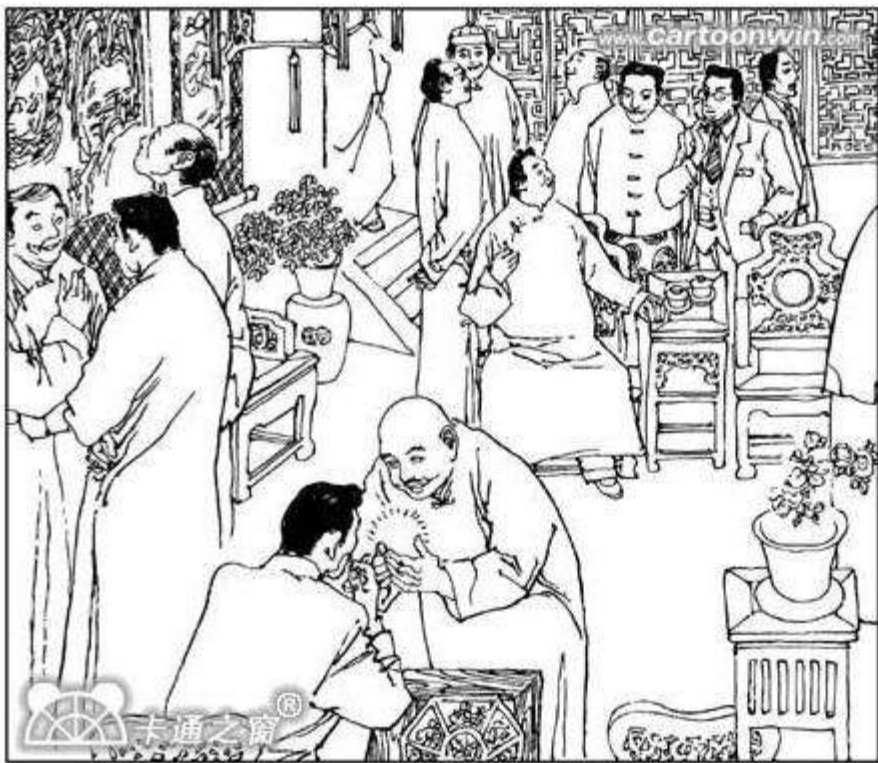
128. 这时茶房送来请柬。朱佳富看后大叫稀奇：“陆先生，林汤元吝啬异常，舍得摆酒请客。”陆祖福道：“铁鸡公拔毛，不白拔的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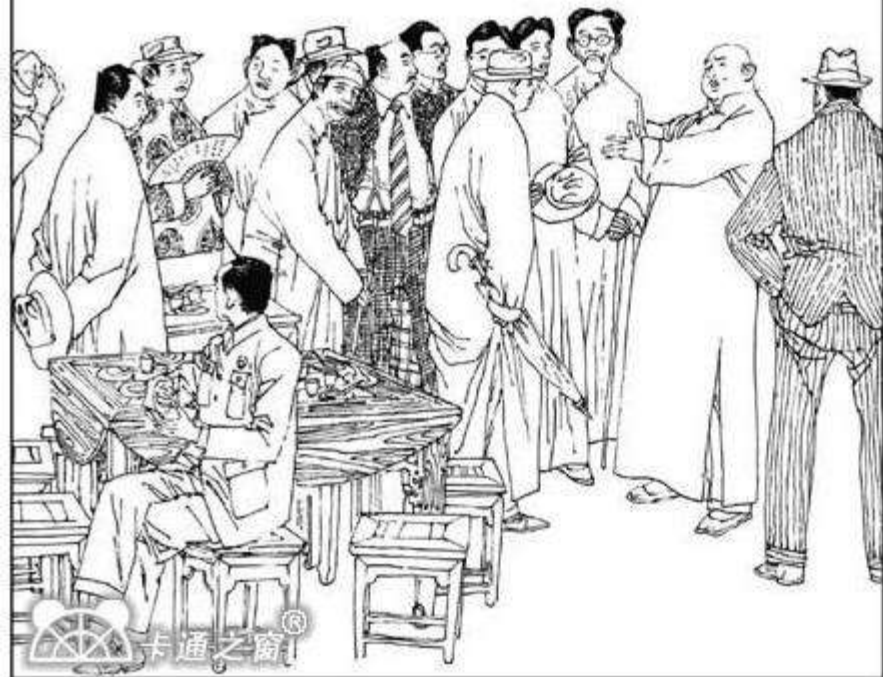
129. 林汤元
卖水渍货起
家，已是家产
百万。近来在
干亲家怂恿下
建游乐场，这
次铁公鸡拔
毛，是为楼房
募集股金。届
时，朱佳富渡
江赴宴。

130. 里屋气氛，真像土地主请客。朱佳富暗自窃笑：“林汤元真会计算，家中宴请，剩菜可供家人吃几天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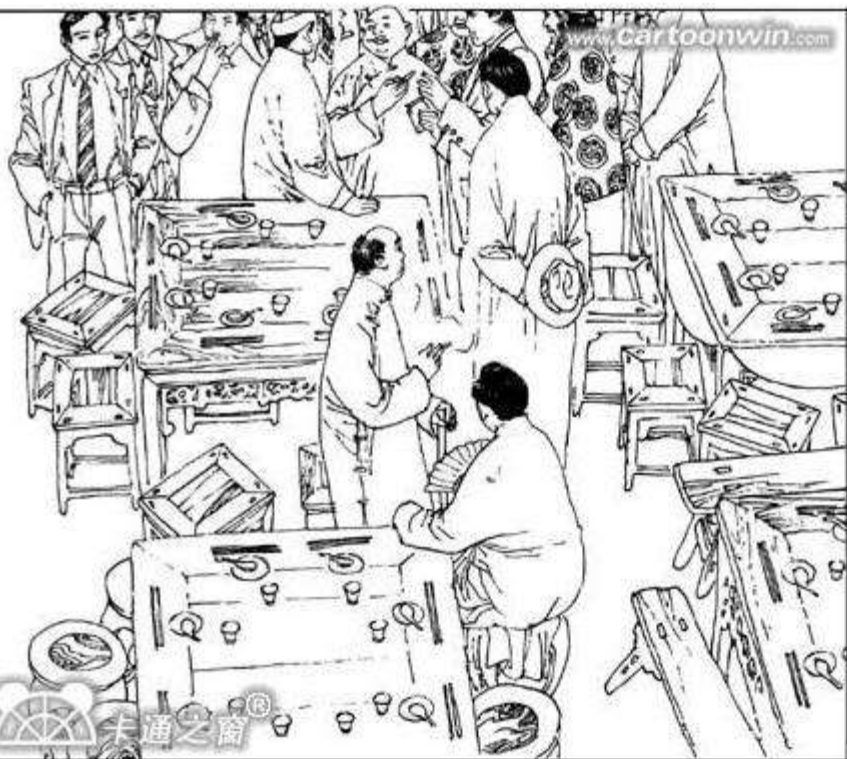




131. 林汤元
毕竟文化低，
只陪干亲家警
察局长，却将
工商界头面人
物冷落在一旁。
朱佳富找黄玉
庵寻开心：
“你现在做猪
鬃出口生意，
很赚钱吧！”
黄玉庵不像当
年小觑于他，
模棱两可地笑
答：“彼此，
彼此！”



132. 客人们纷纷不辞而别，林汤元慌了：“诸位哪格走，太看不起人啦！”局长忙帮腔：“我与林先生发起修建康乐园，是‘戡乱’不忘建国，只有共党才不喜欢，诸位应多多捧场才是。”



133. 局长的威胁口吻，更加激怒众人。林汤元忙取出菲利普香烟打圈圆场，尔后说股东利益均沾，天花乱坠。他见大家反应冷漠，又道：“今后股东娱乐、伴舞、陪宿，一律七折优待……”



134. 越说越不成体统，大伙哄笑着走了。干亲家安抚道：“这几成我找扒手业、玩家业、鸦片业公会摊购。”林汤元知道他的话像放屁，哭丧着脸说：“哎，我的海参席哟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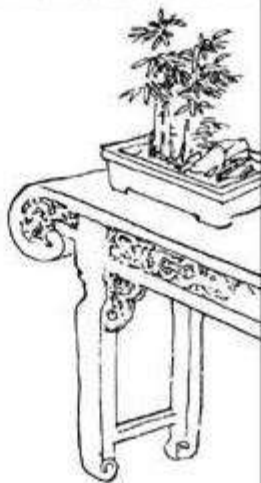
135. “更不用急，我调个中队来，保证吃个精光。”干亲家轻松笑道，林汤元气得翻白眼：老王八，人人把我当唐僧肉，才结这门子干亲作后盾，你也来敲竹杠。



136. 林汤元正自认倒霉，忽见朱佳富没走。他以为是有意认股，朱佳富却问：“你的戒指真漂亮，哪儿买的？”“哦，问它，是姓金的破落财主，卖给我的祖传首饰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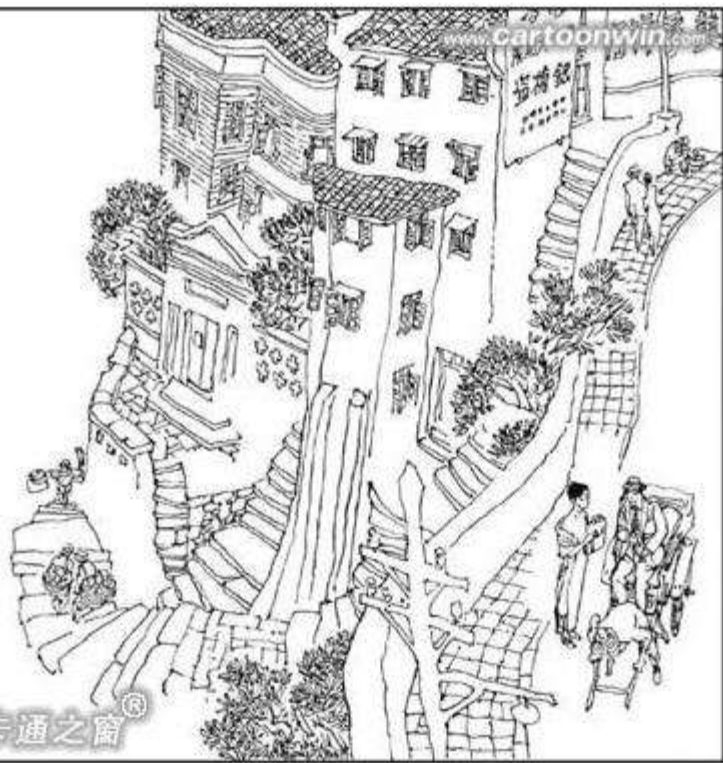
www.cartoonwin.com



137. “啊……金四”朱佳富吃了一惊。原来这枚金钻戒正是他父母的陪葬之物。林汤元错会了意思，讨好地说：“朱先生喜爱，我可以转让。”他顺口说出比原价高得多的数目。

138. 朱佳富发现了盗贼踪迹，哪顾贵贱，收起戒指，要去取钱。林汤元拦住挽留，他搪塞说：“我送钱来再谈股金不迟嘛。”

139. 不久，加拿大造船之事发生变化，陆祖福心急火燎，深夜来电话告诉朱佳富，要马上启程。朱佳富正想去石牛场追赃，对他出国由衷高兴，说：“陆先生 长途劳顿，要当心身体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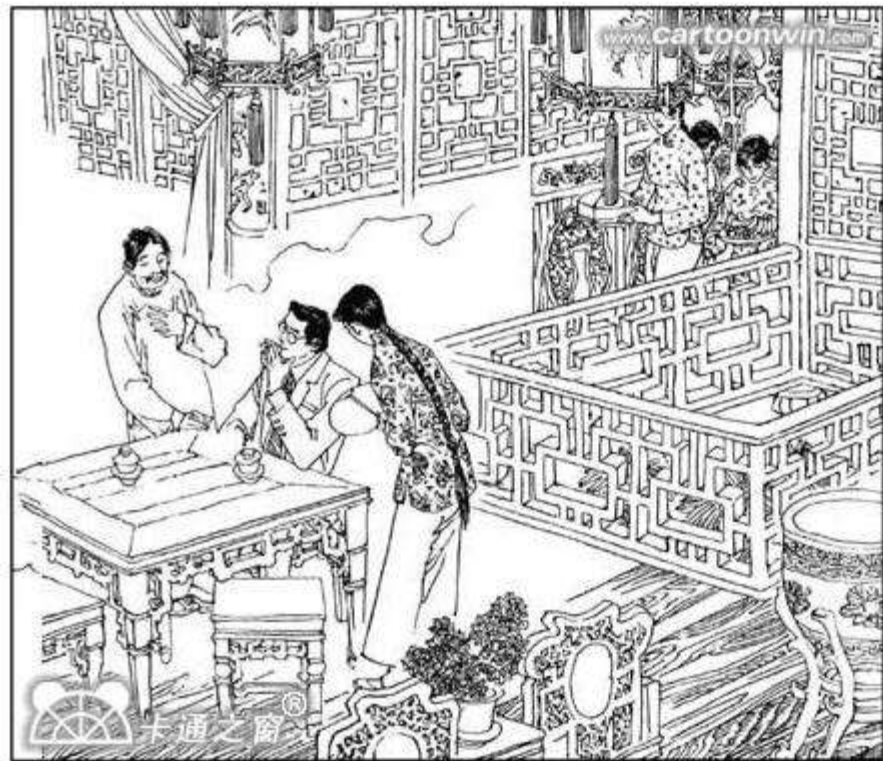
140. 朱佳富
定要面审金
四，以解心头
之恨。妻子一
腔忧怨，劝他
得饶人处且饶
人。“哼！就
是没到饶人处
咧。”朱佳富
把头一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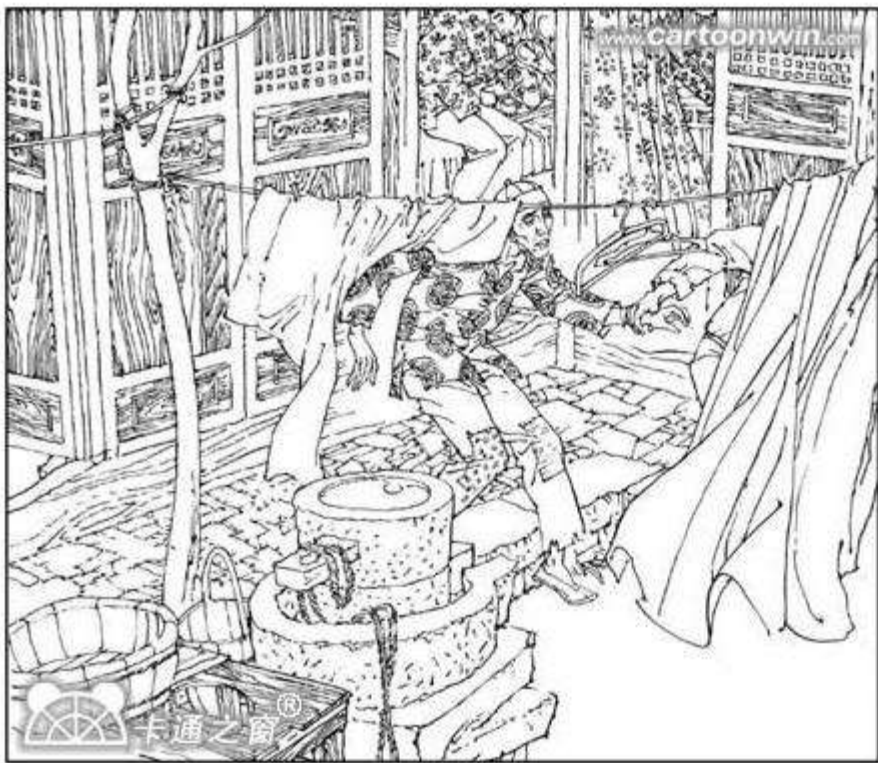
141. 赶往石牛场，朱佳富要去拜望熊区长，但上下寻不着轿夫，男人都是残脚踏手。他好生诧异，农妇告诉说：“到处抓壮丁，利索男人哪敢出世。嚙，对门老三怕拉兵把大拇指剁了，你找他去。”



142. 走进熊区长院中，朱佳富见当年金四的管家如此发迹，暗自嗟叹：真是人生三节草，不知哪节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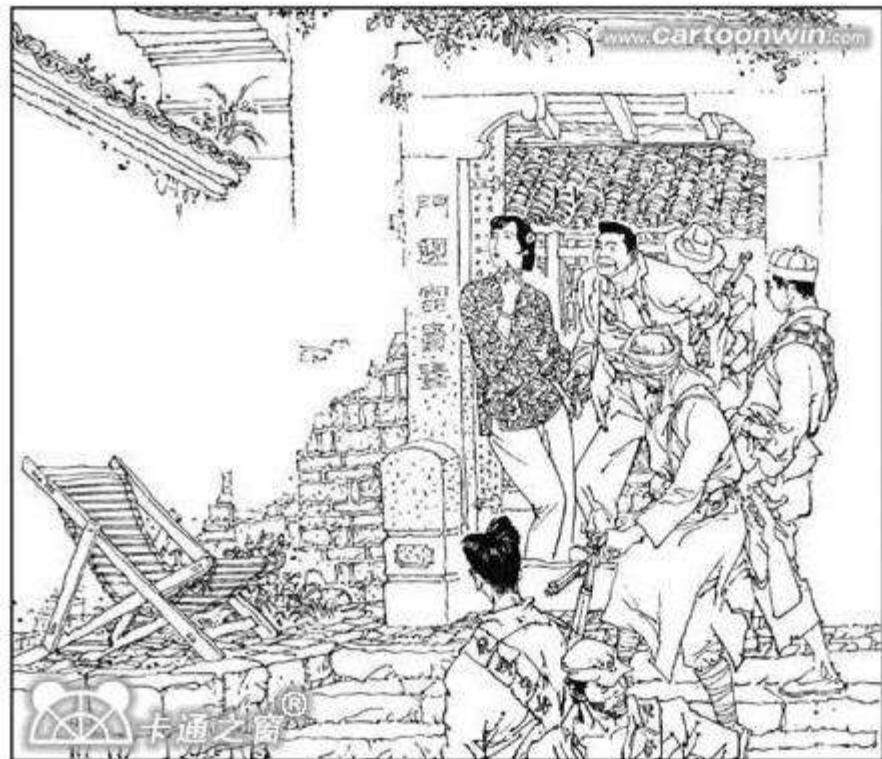
143. 熊区长趁金家败落时捞了一把；在几次换银钱中偷印钞票，又捞一把。他亲眼见过朱佳富整垮金四，不敢造次，拍胸表示：“立即派人缉盗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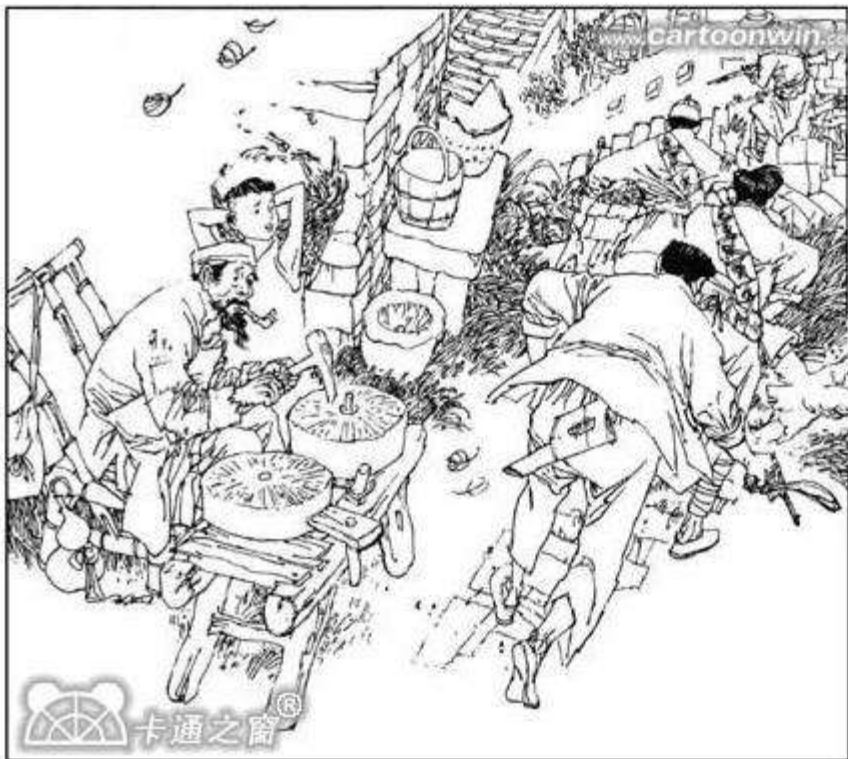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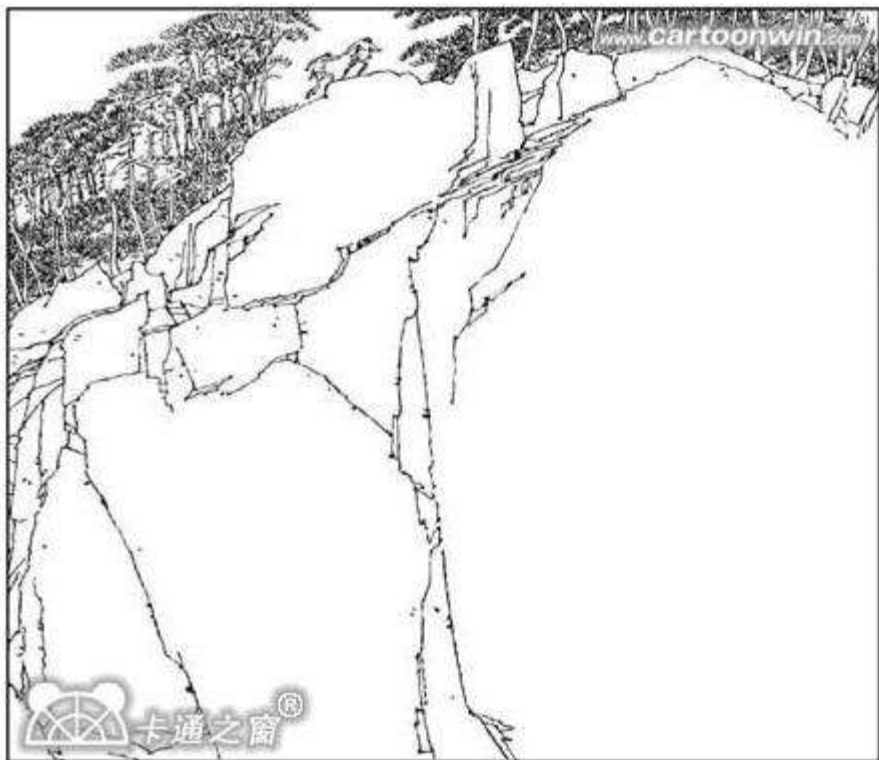
144. 金四分脏到手，再无心经营碾房，扬言是清理金家大院地基发的小财，终日守着烟灯过瘾。这日傍晚，他正在云里雾中，打更匠慌里慌张跑来：“破水了，团丁追来了！”

145. “刚才那个瘦烟客呢？”“嚙，早跑啦！”



146. “快
……”





147. “站住，站住……”金四哪会听他们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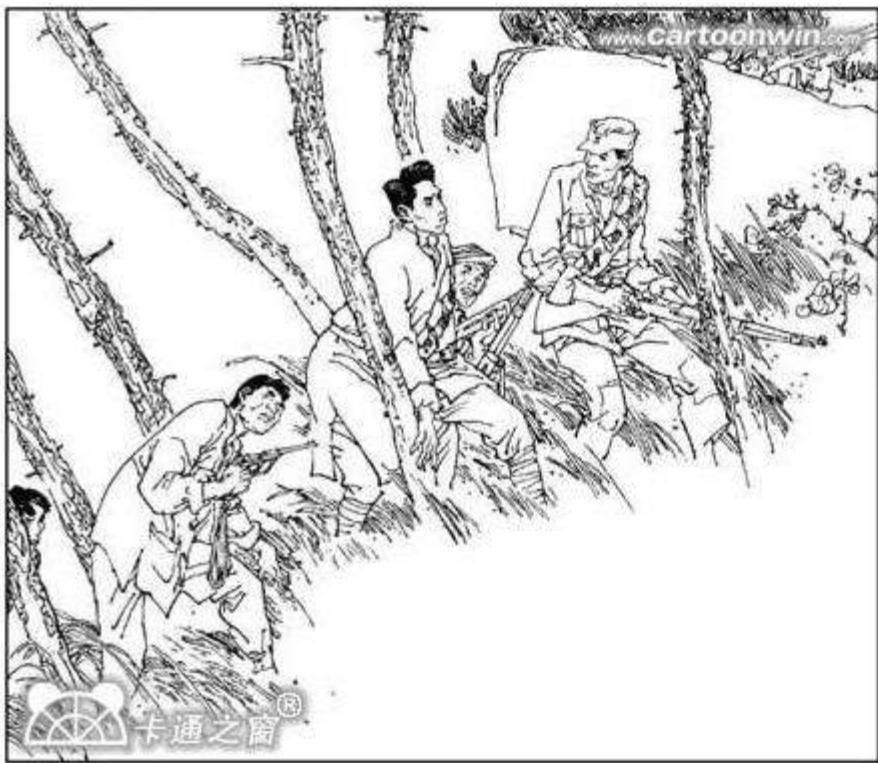
www.cartoonwin.com

148. “追
.....”



卡通之窗®

149. 夜幕掩护了这对惊弓之鸟。“石头，快推块大的。”还是打更匠有主意。



150. 岩下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怕中埋伏的团丁有了借口：“强盗摔下去了，转去交差哟！”

151. 两人逃往破窑，打更匠话带杀气：“金大哥晓得规矩，哪个反水背叛，开肠破肚不认黄。”“笑……笑话，动大刑也决不当卖客。”金四打了个寒颤。

152. 这里是打更匠秘密藏身所。他叮嘱金四铺下有熬好的南土膏子，便在外面观风去了。金四瘾一来，摸出打火具“吡吡”猛击，怎么也点不燃火绒。气得他往地下一扔：“龟儿火链，杂种火石，去它火绒的妈哟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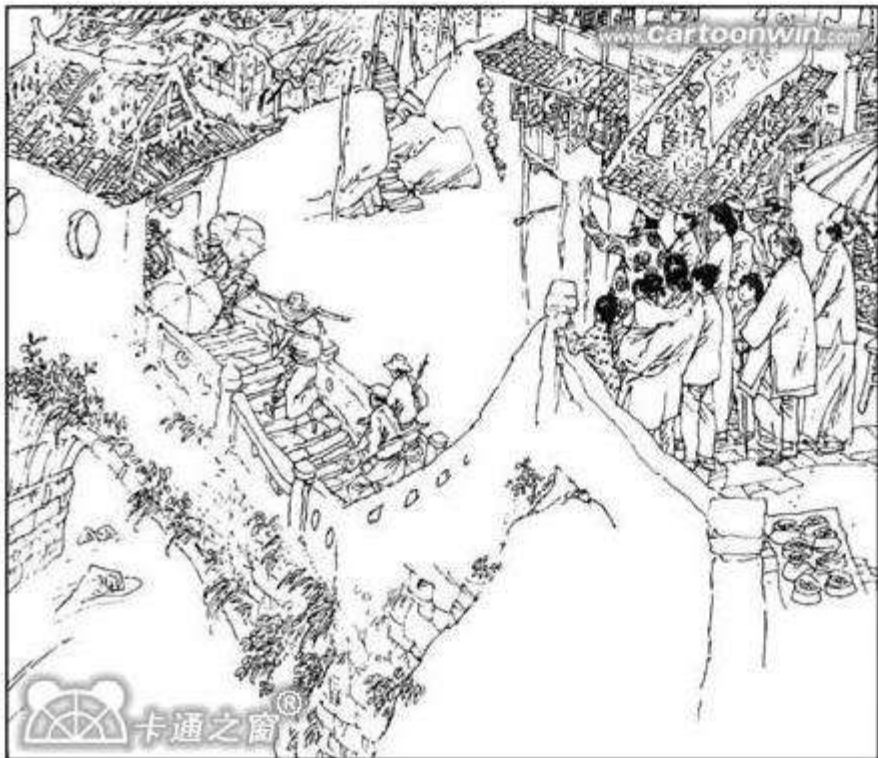
153. 夜风森森，金四浑身冒鸡皮疙瘩，恐怖地注视窑门口：咦，莫非他老子阴魂找我算账来了。免得胡猜，他想去摸扔掉的火具点烟灯。

154. 他忽然摸着一团形似火石的东西，却轻飘飘的不像火石，不在意一捏，破了外面的干壳，一阵奇臭扑鼻而来：“龟儿打更匠，哪格在窑里屙屎。”





155. 天不亮，金四往碾房方向投去最后一瞥，不胜感慨：当年被朱佳富害得家道破败；眼下被朱佳富追得无处存身，唉！今后只有流落江湖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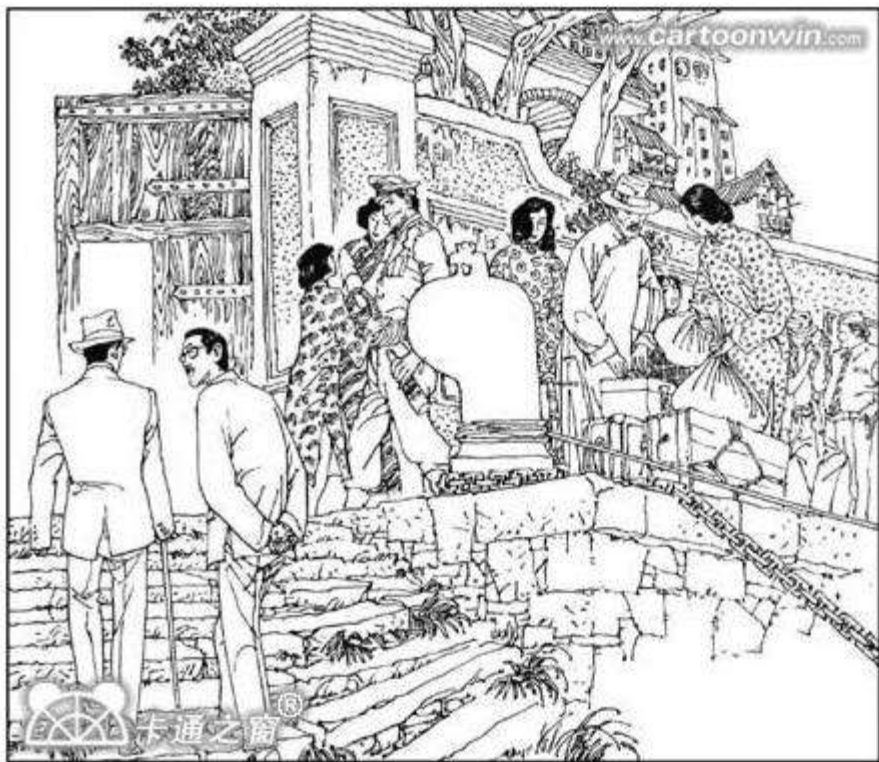


156. 一晃二十余天，也没能抓住金四。朱佳富连连收到陆祖福“余已回国返渝，速回面商要事”的电报。当朱佳富启程时，熊区长派兵护驾，远近亲戚也赶来敬送腊肉、木耳、苞谷泡之类土产。



157. 路过金家大院，朱佳富但见断墙残壁，思及金四落荒而逃，真是从头到脚感到报复的快慰，不禁开心的笑了。





158. 他乘船返回，董副经理已在码头迎候。朱佳富惊问啥事这么急，他唉声叹气：“哎，一言难尽。陆先生急成了心脏病，还在恭候你咧！”究竟等朱佳富何事？待看第十集《沧海浮云》。